

續文獻通考詳節



兵考上 召等謹按有宋南北兵制自太祖建隆時定制至神宗熙寧時中多更變故志以建隆與熙寧以後之制分為二大目自建隆下則以熙寧以後統之今纂錄考而僅斷自熙寧則史志既無可詳擬而紀傳又多徧舉何足甄一代之全哉故於兵制門內凡爾宗前朝度宜載者皆因事追敘之禁衛軍二門凡史志熙寧以後禁衛軍之制皆節其大畧登之各卷之前而以爾宗後紀傳之文選列於後其中有已見馬考者亦藉以互相訂正焉蓋金元以兵興國遠有鄂爾巴納部族等名金有貝勒明安穆昆等號元制宿衛諸軍在內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軍重之明代京營之制則仍仿馬考敘唐府兵之制而不入禁衛其侍衛上直軍四衛營專主護駕巡緝之事此古羽林之類故入禁衛至衛所在京在外俱有分之本未剋裂而不完故總其大綱入兵制而在外者亦互見郡國若班軍即衛卒之番上於京營者故與清理軍伍及賞功之制皆入兵制邊防民壯土兵則入之郡國海防江防則分入之郡國舟師餘俱以類分入各門俾彼此不致歧出庶可展卷而得其條理云

兵制

宋度宗咸淳二年五月詔諸節制將帥討軍資節洋費毋占役兵士致妨訓練 謹案占役日多則軍額日闕而廉給反日增此宋軍制之所以壞也志中言咸淳時軍將往往虛立員以冒稍食以建康言之有神策二軍有游擊五軍有親兵二軍有制劄二軍有靖安屠灣水軍有游擊采石水軍有精銳破敵軍有勁用防江軍原其初起推將戎兩司額耳後乃各創軍名額多而員少當是時財賦之出有限廉積之給無涯腥民膏血盡充邊費帛帛悉歸於二三大將之私帑國用益竭而宋亡矣

遼制凡兵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練兵籍 人鐵甲九事馬鞵馬甲皮鐵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槍鏃錄斧鐵小旗鎗錐火刀石馬孟抄一斗抄袋搭鏡鐵各一廉馬繩二百八皆自備

遼道咸雍四年二月詔元帥府募軍 謹案遼兵制之大目有四其宮帳軍則帝與后所置主則扈從死則守陔者也其部族軍則出自各部族分隸南北府而守衛四邊者也其京州軍則出自民間之丁籍者也其屬國軍則凡臣服於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八上

兵考上

一

道者各出其軍以供驅使者也百官志曰四者各自為軍體貌相承分數秋燕英雄七十二餘年凡此也又按遼時兵機武鎗擊之事皆屬北樞密院謂之軍國大政則北南宰相皆佐理之北南大王亦掌部族軍民之政北南院都統軍司掌北南院從軍之政令北南詳軍司掌北南院部族軍馬之政令北南院都統軍司掌北南院部族軍民之事北樞密院專主兵所謂北衙不治民也南樞密院專主民所謂南衙不主兵也以上所列有兵民兼治者有專治兵者金穆宗九年募軍得甲十餘 謹按金甲兵之數始見於此蓋未嘗滿千也遼人嘗言女真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太祖二年十一月出河店之數戰兵始滿萬云

太祖即位之二年始命以三百戶為穆昆十為明安

熙寧皇統三年六月初置號發軍 五年分明安穆昆為上下三等宗室為上餘次之

宣宗興定元年二月命樞密院汰罷軟軍士 謹按宣宗之時糧場多事兵力不支而食兵之費亦絀志願積貲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糧之法一人從征舉家待哺又謂無以堅戰士之心乃令其家盡入京師不數年至無以為食者悉裁傳中納哈搭富拉塔於貞祐四年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為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統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眾舉得勇敢謀略者為兵脫懦者汰之是亦紓民之端也天興二年九月詔汰冗軍及定官更軍兵月俸自軍執以下至於皂隸人月支六斗 初有司定減糧人頗怨皇帝聞之欲分軍為三上軍有司給八斗中七斗下六斗人復怨不均乃立射格而上中軍輒多受實運中者或而賜酒人益為勸 大金國志曰金制凡用師征伐之會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自百戶其於飲酒會食一切起居動止之事略無間別所以上下情通無間塞之患疑慮之端國有大事適野盡反而議自與者先議舉即滅滅之不聞人聲軍將大行會而欲使人獻軍主帥聽而決擇焉其合者即命為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其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募以示眾薄則增之按此史稱其用兵無敵有以哉

元初有蒙古特戰者軍既平中原有漢軍 蒙古軍皆國人特戰齊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取軍盡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闕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

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舍三而出一人則為正軍戶餘為貼軍戶或以男丁論  
書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十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  
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區為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圖爾哈軍是皆  
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兵籍係軍機實務漢人不問其數雖極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二人知之故內外兵數之  
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太宗元年始創軍每一牌子食軍一名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充仍定立千戶百戶牌子頭其隱匿不實及知  
情不首并隱藏送役軍人者皆死

憲宗四年五月立樞密院 凡蒙古漢軍並聽節制統軍司都元帥府除邊遠而緊急事務就便調度外其軍情一切  
大小公事並須申覆合設都樞密官並設樞密院設置

世祖至元四年正月金家古軍戶二丁三丁者出一人為軍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

十五年樞密院奏軍戶或貧瘠無人出軍任恤惟貧人代替

十六年五月准西宮慰司請撥輸亡宋通事軍列之資伍以備征伐從之 初宋多招納北地蒙古人為通事軍遇之  
甚厚每戰皆列於前行願効死力及宋亡無所歸孰欲編入版籍未暇也人疑懼皆不自安至是從准西宮慰司  
昂吉爾之請招集之

十一月命以重囚充軍 中書省言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妻殺夫殺親主因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  
犯死罪者命充征日本古城鞏固軍從之

六月從丞相巴延議以所括宋手執軍八萬三千六百人立牌甲設官統之 先是十九年六月命亡宋軍有手執及  
無手執者並聽為民至是乃括之

武宗至大二年十月賈江南富民子為軍 平章政事約蘇言江南平定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商稅俱無與其富  
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至萬畝者其力可知乞自今有蔽藏糧滿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於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十一 兵考上 二

官仍實一子而軍之其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帝如其言行之 謹案此制之擾民殊甚  
後仁宗初御位尚書省以手章約蘇等變亂舊軍流毒百姓伏誅

英宗至治元年程鑄劉岳元珪等上軍民政十餘事詔行之 元珪與知院事特穆爾布上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抵  
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更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才者當選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  
軍官變職惟得通制而支度不可有所亂帝並其章即降旨施行之詳前

明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異馬征伐則命將  
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同衛所蓋得府兵遺意 公侯伯皆領衛都督以煥榮兵後又

以文臣或內臣提督京營外設衛所都指揮使司以轄鎮守之軍征伐則又設總兵副將將總管之屬文臣統兵者  
或為經畧或為總管巡撫及兵備道清軍同知之屬 謹案明初勅臣尚充參遊後正充兩廣湖廣漕運三總兵又次

第皆軍總兵或掛將軍印或不掛印皆曰總兵征伐之事公侯伯充總兵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內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無  
掛印自洪熙元年始頒各鎮總兵參將佩印初制總兵無專官有事則命將軍已即歸後因邊境多事遂留鎮守其鎮  
守內臣則始永樂時遼東湖廣及山東等處而後後多添設嘉靖時盡改取因邊境漸清沿及末李京營全任中官

外鎮必設監視一代舉政莫此為甚  
太祖癸卯二月申明將士屯田之令 謹按帝於戊戌冬立營領民兵萬戶府諭省臣曰古者為兵於農有事則戰無  
事則耕暇則講武今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才宜稍加簡拔編緝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暇則練習庶  
幾寓兵於農之意

丁永三兵罷諸翼統軍元帥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 十七衛曰武德龍驤豹飛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  
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

洪武元年立軍衛法 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軍衛度天下要害之地標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府大率以五十六百  
人為一衛十一百二十八人為一十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聽比以戎軍

四月禁內官預政典兵

四年五月造用寶金符及調發走馬符牌 用寶符為金牌二中書者大都督府各藏其一有詔發兵者府以牌入內府出寶用之走馬符牌以鐵為之共四十金于銀于者各半藏之內府所有急務調發使者佩之以行專改金牌為金符上篆為陽陽文仍增金符二字凡單機文書自大都督中書省長官外不許擅奏有詔調軍者府同入覆奏然後納符請寶其有不符約會者以姦臣論

八年改在京留守都護為留守衛指揮使司在外都衛為都指揮使司 先是既立內外衛所而洪武三年升杭州江西燕山青州四衛為都衛後置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都衛以統屬諸衛至是悉改為都指揮使司

十三年正月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帝德胡惟庸之叛革中書省因改大都督府為五府兼外衛於都司都司及內衛各以其方隸五府惟親軍不屬為定制五都督總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

二十一年六月諭武臣存御軍士 時帝聞世襲武官有苛刻不御軍士者特初戒之又述軍士始終艱難之故與夫撫綏愛師之道為護身勳領軍士永為遵守至八月御製八諭勅武臣一日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日邊境城隍務宜深高三日修邊城池堦理以漸四日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日軍士預舍勤於點視六日體念軍士勿得加害七日事機之會同僚密心八日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十又製保身勅武臣

二十九年十月選屯田軍士更代京衛老疾年 三十年四月更武官役軍之制

成祖入立重定塔基軍更代法 洪武中戶三丁以上塔正軍一名別有貼戶正軍故貼戶丁補後至是令正軍貼戶輪流更代貼戶止一丁者免之富軍之家免一丁差役已今坐勾軍有見任官及生員更典等戶止三丁者免勾四丁

以上者以一丁補伍 永樂元年二月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以衛六十一守禦千戶所三縣之

閏十一月始命內臣出鎮及監京營軍 宦官傳曰太祖頒祖訓內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衛營鑄牌置宮門內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新勅諸司不得與文彩往來建文帝嗣位御內臣益嚴詔在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過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八十八 兵考上 三

江西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滿朝廷虛實文皇以為忠於己即位後多委任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勅往勞邊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壽魯有內監十安等受命為靖鎮昔魯馬駮鎮文趾十八年置東廠令

刺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任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二年四月更定天下衛所屯田守城軍士 視其地之夷險要僻以量人之屯守多寡邊隘而險要者則守多於屯在

內而夷僻者則屯多於守地雖險要而運輸難至者亦屯多於守 七年五月置邊城調軍勅令 帝以邊陲調遣止恐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銳神奇精壯強毅凡勝英雄猛猛十

六字編勅合百級制初調軍及遣將此統同方准行 十八年十一月建五軍都督府於北京其在處天者稱南京以各衛所分隸二京 時北京建在南諸衛所此調以奉

陵濟川廣洋中水軍左右龍江左右江陰橫江天來英武飛龍廣武應大寺衛留守南京神策鎮南騎騎滿陽虎賁約

鞏龍驍鷹揚興武龍虎武德和陽滿陽右等衛調守北京留守中左右前後五衛官軍分守南北二京 定三大營之制 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十一曰神機其制皆備於永樂時初太祖於京城內外置大小二場

分教四十八衛軍已分為五軍都督府成祖還都增京衛為七十二又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亦謂之五軍 藏調中都山東南南大雷兵番上京師報之設提督內臣一武臣二 謹按五軍營內之幼官舍人營者明初立君子

舍人二衛選文臣子姪居君子衛武臣子姪居舍人衛蓋則侍從收則直宿更番此即勅衛之始也後不用文臣子姪 故專言舍人營凡舍人承襲皆於五府試驗年二十以上方許此試一試不中食半年再試不中降充軍蓋明初將材

皆備於此故其嚴如此此衛職營南京亦增設之 仁宗洪熙五年十月以衛官職濫遣年十一月始令官軍免運民糧 從平江伯陳瑄言東南之卒由是因 八年三月詔遣軍衛在營餘丁 實錄曰宣德五年工部尚書黃福上言今天下衛所之兵多有亡故有丁者追捕之 無丁者又缺為今之計凡腹裏衛所缺者若以附近郡縣丁丁以上田不及五十畝嚴實民戶選補其遺衛有缺以 各處犯死罪者就近發補則士伍不空矣 謹按兵志言宣德時都指揮司與布按並稱三司為封疆大吏而專閩更

臣文武亦無定職世猶以武為重軍政修飾其後軍職員濫為世所輕內之部料外之監軍督撫臺相彈壓五軍府如  
翦虎奔師如走卒蓋明之中葉而後其視武職直以隸之惟輕其任故郵其官軍政之不振此亦其一端也特附志於  
此

九年十月榜道邊境有願奮勇効力剿賊立功者許赴官自陳 謹按有明一代召募之令始此  
英宗正統元年分遣御史軒輅等清理天下軍政賜敕遣之

十二月分諸營為三大營 總督軍務尚書于謙言在京官軍雖已選定第為三等若不分將官統領宜營訓練恐臨  
敵時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強弱不分進退不一難以成功宜以石弓為一營完顏副之楊洪為一營孫瑄副之各統官  
軍四萬以柳溝為一營過與副之統官軍二萬另選親勇頭撥二三千人為選兵使聞其節制於平時磨得其死力以  
禦敵從之

景帝泰二年二月分大營軍為三班 時邊事叢熾班軍悉留京間歲乃放選取不裝總兵官石亨言京營諸軍操備  
日久令廢息稍虛宜令輪流取交裝尚書于謙言請分為三班尚留兩班在京軍十一百  
五月清理營軍虛實 自景泰初年立團營僅遺二總軍籍已破七萬五七千七百有奇月餉如故兵部言總兵等官因  
製作弊若不嚴究非徒糧餉虛費抑恐其久日弛無以備緩急命發令明白究理之 兵志曰帝在位久京營特注意  
然欲伍至七萬五千有奇年為權貴隱占又用汪直總督閩營蔡祿等坐於內臣自帝始

十三年七月總兵官朱勇等言軍伍例以嫡嬖非所當繼雖有壯丁不得應役或其子幼幼當繼錄以致軍伍精壯者  
少請令此後凡有單人事故其嫡長子孫幼小即於戶內搜選壯丁解補不必拘於舊例從之  
十二月開說府軍前衛軍 幼軍係木樂開創備宣室為皇太后孫時驛侍之數原額二萬八千至此存八千有  
奇軍去以在掌衛事伏乞伯毛說以為言詔所司清理開路之武官即位亦有此令 謹按幼軍即以幼官舍人營承  
樂十年實錄錄幼軍無要置者官為婚配即此等軍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八 兵考上 四  
孝宗弘治二年二月命在關侯伯駙馬臨標讀書於五軍營別立一隊以處之  
九年六月尚書馬文升請飭武備 文升等上疏言軍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  
各省之兵大半運糧備倭京操成邊所以服眾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三  
大營操練後亦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起行此外天下再  
無兵馬可調近年多撥做工每占後一二萬之上甚至二三年不充額工員累年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  
疲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洪武永樂年間京衛弁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京營草場不下數千除頭項秋放放冬春  
支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令京營草場俱為要所所占放牧無所一時調用率不能齊所支草料皆不足  
用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照合極頭項兩亦不能實補十二見操之中老疲亦多職馬消耗其有甚於此  
時者也近年在京盈甲廠所造盈甲不合武軍士常操弓矢多足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天長不過七八把平時尚  
不營矣遂加以披甲在身不能舉新關之弓真能開射力亦短小無鋒利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槍習亦未精凡  
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邊沿及川廣等省外其餘軍器料價多被官局官軍侵取聞有成造多不堪  
用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方今將官督督相半雖行令各舉將材而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營眾子弟  
閩省營者聽操演弓馬一聞雜器多尚奢觀及至臨事莫展寸善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京營教場操練  
軍士射前舞牌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戰擊刺之不熟至於馬匹未操演馬多生拘臨  
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天下武備廢弛已甚京師武備又復若此若不早為修  
飭倉卒有警將何以濟伏望聖念京軍乃朝廷之兵居重取輕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不許奏請團營軍去做工  
敢有故違許道劾奏其三大營做工官軍自作急修完不許仍前進延因利便費放以致逃亡耳團營每營再行  
揀選十分精銳馬步軍各二十員名為上等之兵遇警調動換營管日且還洪承故事五日一操以二日走營下陣  
以三日演武至於戰馬之牧養軍器之成造將材之選舉操練之精廢投書之習熟一一整飭廢兵勇將良武備廢棄  
帝以其言切中時弊為從之

十七年六月兵部尚書劉大夏陳兵政十弊謂京師官軍在衛者苦於出錢在營者困於私役邊令逃亡江南軍士多因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多以京操失業竭軍民之力以運糧儲而濫食者不知營生民之財以買戰馬而私用者不顧鎮守者或言一方守備者或言一城邊軍最苦而升賞恆施於勢要禁衛軍而首倡公行於財賦帝以所言明白切要詔嚴加禁止時大夏柄兵諸占役項城已復奏疏修筑清宮軍士之五內官阻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帝欣然納之

武宗正德三年五月以中式武舉分往陝西三邊聽用 議發於弘治時至是兵部請條條格用詔令分往陝西三邊聽鎮巡官編入行伍有警調用使知地理邊謀若謀勇過人有功可錄者擢用之 春明夢餘錄曰洪武時衛所官教子弟法制極嚴故一時將帥皆出其中而無世胄輒務之習後法禁弛應襲舍人騎惰成性實稱之才宣德五年正統八年成化八年皆令天下保舉有謀勇者用之天順八年始開武舉成化弘治中各有條定條然所取甚少及嘉靖後非武舉不得升調於是世胄擁虛位而功臣之澤斬矣

十月軍衛鋒破敵屢戰等格 屢戰之名始於天順元年衛鋒破敵防於成化十五年冒濫者多至是革之 六年三月宸官臨陣先退之禁 時流寇猖獗尚書楊一清請設文職大臣提督軍務大將元總兵官會同調度主客兵馬節制鎮巡三司其官軍臨陣在逃及通敵冒陣者即斬以徇凡十二事御史王廷相亦言蓋賊未平由將權太重兵部所議實則臣於將領而士平之用與否未嘗及因諮臨陣先退者處斬後外四事者俱革 八年設兩官廳軍 自調遣軍入衛於是集九邊突騎家丁數萬人於京師師道軍官名名曰武衛軍宣德四年乃立兩官廳文年命鎮國府春秋兩班官軍及宣府軍及選國營及勇士四衛諸軍於西官廳操練而正德元年所操練新選官軍則於東官廳自是兩官廳軍為選鋒而十二團營且為老家兵 兩官廳之名立於是年六月選西官廳操練所留宣府官軍也實則正德元年三月已操練官軍於東官廳矣武宗溺於武事自領中軍晨夕操練火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大組照穆官玩帝親閱之名曰過鋒

六年十二月特命大學士楊一清等議整飭團營一清等陳六事一曰滇南設督文臣謂兵部不應兼管營務二曰屢欽定續文獻通考設節 卷八十八 兵考上 五

擇將領官員宜推舉將官曾經戰陣者付以蒐選教練之任三曰慎選戰鋒官軍謂宜大開各營分為等第選其勇健者三千人為一等就中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為戰鋒專備征調四月時訓練以求實用五曰禁苛剋以作士氣六曰查度京營馬匹調各軍馬匹一年令支量料者凡三月餘月折解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寬宜請戶部量增其數以郵餉軍而重德其夫養者帝令兵部如議行 世宗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復設銜銜級啟料 兵部集議防邊事宜轉戰追奔變在呼吸宜另選死士為兵鋒優其擢用以先登推陷不負新復報可

二十九年九月復三大營舊制更三千營曰神樞營 時請送入寇兵部尚書丁汝愛奏京營兵不及五六萬人驅出城門甕流涕不敢前詣將領亦相顧憂也汝愛坐詳大學士嚴萬乃請振刷以圖善後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言國初京營勦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五官廳雖沒不如初然額軍高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帝令兵部會議言營日令而愈弱軍日選而愈鮮且官多則占役者眾而軍士疲於奔走營分則稽查為難而軍士易於隱蔽說今不一苦樂不均一遇敵至則驅市人而戰之馬匹器械皆取臨時難難以制勝謹條興革六事一議罷團營以復舊制二議足軍額以充營伍三議點視官員以便查理四議革內臣以清宿弊五議選將壯士氣使本營將領各練本營士卒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更三千曰神樞能提督監槍等內臣命武臣一人總督營管政以威靈倭仇營為之文臣一人協理營管政即以邦瑞充之在京各衛軍俱分隸三營分

之為三十三營合之為高三大營終帝世其制屢更最後中軍哨旅之名亦罷但稱戰守兵兼立車營 三營之制大為五軍東有神樞西為神機 謹按世宗復三大營統於改制關於知人新政之始舉而付之貪戾險狠之仇讐偏聽獨任仕奸長亂而兵制益壞已

置京營兵重營 至四十四年令京營軍兵除挽車銃射之外俱選作戰兵務使戰兵十枝與車兵十枝相當四十三 年八月命京營兵不得外調 巡視京營科道官卒自修葺言京師根本重地除通州昌平請討的貴象應其檢察雲

順義三河良澤等處惟聽酌遣軍門發遣兵來應不得仍前輕調京兵矣

穆宗隆慶四年正月收戎政府印分設三大營置總兵副將等官三月改設提督六人九月罷之仍設總督協理二大臣兵部議復大學士趙貞吉疏言大將不得專設戎政不當有印乃罷六提督而設總督協理二臣給印如故神宗萬曆五年巡視京營科臣林晉賜請廣募立選營置京營選鋒五千人兵部覆科臣議革京營家丁各色選其統而善射者名曰選鋒務足四千八百名充六副將及十戰兵營之用兵志曰是時張居正當國陰數名實處臣多條上兵事大旨言足兵選將營務頗飭久之帝厭政廷臣漸軍門戶習於偷惰遂日廢弛

二十七年十一月協理京營王世揚條議戎政一選鋒宜補宜精一存操訓練宜實一歌操短點宜宜一選鋒火器宜收一戰車毀壞宜裁一軍馬更調宜甚認如所議葉向高查雲集略曰當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提強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為十萬再損而幾於無兵嘉靖後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如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二三掛名投關買差募役者又十之二三況在今日而欲求抗旌揚射石飲羽之夫為國家用安從出乎今京營諸將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貴權貴賤輸財於此不得不取償於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為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贖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贖將將飽而兵餓兵甚有與衣驚兒而梟股待命者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自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趨走吶喊已耳實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為故事若此耳又覆門占役市井盜名冒支經費按贖而求其入皆不可考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文皇帝集班操之兵為居軍取輕之大慮非以人眾飾觀為也將復多貪漁奪者賄免賈者氣拿此病在班練之失勢也誠使士卒繩綆則莫敢議任將必以軍功多獻者為恩深者充道級種子弟勿使班級散而不坐於壇上又莫如識言器械必精伍兩必備簡閱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行之勿因人言而遷廢格又莫如識言恤凡士番休至者毋苦若他役將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家所以勤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跋扈之難一有緩怠能得其死力而後可如是則復得有兵戎務稍舉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八十八

兵考上

六

愆帝時增設內臣監軍務帝初即位撤內臣已而復用戎政侍郎李邦華情京營弊壞請汰老弱虛冒而擇材力者為天子親軍營平素驕有疑其為變者勦厥中官亦悉拜革害已甚語曰聞帝乃罷邦華代以陸完學蓋更其法京營自監督外營務盡領於中官矣崇禎十一年後兵私益急帝命京營監以防剽習監於中官將士益解體周旋儒再入閣罷內操撤諸監軍京兵班時時營務率內臣巨私不知兵兵惟注乞文禮習營絃絃朝甲暮乞雖有尺籍豈得而議帝屢言訓練然每日不過二三百人營兵十萬倖抽驗不及玩愒佚罰者無算十有七年流賊入居庸關京軍出禦聞歌聲潰而歸京師遂陷大率京軍稍弱由於占役買闖其弊實起於級袴之意帥監視之中官竟以亡國云

禁衛兵

宋竄宗慶元二年八月以淮東安撫司所招軍為御前強勇軍強勇之名見屯駐大庫內竄宗嘉泰四年紀云增廬州強勇軍為千人開禧元年以淮西安撫司所招軍為強勇軍至二年又加以御前之號蓋宋時在外屯泊每多禁軍也

嘉定元年棟利淮西軍二萬六千餘人為御前定武軍三年以江陵忠勇軍為御前忠勇軍

遼御帳親軍大帳及空軍太宗遜天下精甲以置凡三十萬騎初太祖以行營為營選諸部豪傑千餘人置為腹心

部耶律隆科以功為右度軍謀家即此軍也太宗增多至三十萬有左右北南四皮空軍屬孺軍應天皇皇后置太祖時

宗室盛強分德穆勒部為二宮衛內虛經營四方未遑鳩集後於居守之際選著漢精銳二十萬騎為屬孺軍珍美如

珽珽故名

官衛騎軍太祖以德呼勒部受權分本部為五院六院統以皇族而親衛狹然乃立鄂爾多法製州縣割戶丁以強

轉弱枝詒嗣續世建官衛入則居守出則處從從則以守陞有兵事則丁壯伐戎老弱居守五京二州各提轄司

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十萬騎軍一立具兵恩意親治兵甲犀利教練完習聞天下精銳聚之腹心之中懷舊者歲深增新者世感此軍制之良者也弘義宮長寧宮通遠宮永興宮長善宮延昌宮彰德宮崇德宮興聖宮延慶宮太和宮歡盛宮文盛王府右十二宮一府凡丁四十萬八千軍十萬一千

金海陵貞元元年立侍衛親軍司 禁軍之制本於哈濟穆昆哈濟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領故以名馬背選諸軍材武者為謀駕軍海陵又名上京龍翔軍為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還調後於侍衛親軍四明安內道四明太祖遣王泰玉明有兩兵各取一選三十以上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備宿衛

世宗大定八年二月詔設侍衛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 時親軍百人長完顏頤森博勃非其直日帶刀入宮夜入左藏庫藏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故有是詔

天興元年二月 元祐四年四月又改元興 括京城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四月再會民兵為守禦備七月又會民兵二年十二月盡籍民丁防守 博索傳曰時元兵攻京城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備

故議避遠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內族安春達呼爾刺伯網等皆隨名而出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已起義軍通建威得四萬人蓋以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面別選一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 謹按義軍亦名忠義軍就中又選為飛虎軍志言忠孝軍馬軍親衛軍及都尉十三四城外招募義軍名曰忠義軍皆越越亡命終不可制異時擅殺元使以速金亡者即此曹也

元太祖時以穆呼哩齊拉交博勒呼博爾濟為四軍齊集領官分番宿衛 太祖功臣博勒呼等四人時號都爾本庫魯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其職以掌環衛雖官卑功高年勞既久遂擇一品官預集魯之職而居禁近者內

所屬魯或以其次序所當為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官卑功高年勞既久遂擇一品官預集魯之職而居禁近者內冠服弓矢食飲文車馬廬帳府庫集樂不視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預集魯之職而居禁近者內

則執事如故若夫宿衛之士則謂之四衛齊合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為萬四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軍衛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度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為猶然信其數

滋多國家大費每徵於此屬 世祖時設五衛以象五方始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 禁兵之設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軍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天子之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常則為巡邏軍

或歲潛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為鎮遏軍 欽定續文獻通考節 卷十八上 兵考上 七

至元元年改武衛軍為侍衛親軍 世祖初有武衛軍中統二年八月諭武衛軍都指揮使李伯祐本軍老弱者選精銳代之是年改分左右翼置都指揮使二年十二月增侍衛親軍萬人置千戶百戶以領之三年五月諭樞密臣曰侍衛親軍非朕命不得發充夫役修瓊華島至辛卯日放還

左衛中衛右衛前衛後衛 至元八年七月以侍衛親軍改立左右中三衛親軍置都指揮使掌宿衛處從兼屯田國有大事則調度之十六年以侍衛親軍創置前後衛制如上三衛是年二月增置五衛指揮司二十年十月詔五衛軍歲以冬十月聽十之五選家備奇裝正月番上代其半遂四月入役二十年六月衛漢軍勿抵供他役

明親軍上二十二衛 舊制上十二衛金吾前衛金吾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前衛府軍後衛虎賁左衛錦衣衛旗手衛後增設金吾左衛金吾右衛羽林前衛以上北平三衛漢武三十五年乃設 年統而仍稱漢武實則燕山左衛燕山右衛燕山前衛大興左衛濟陽衛衛濟川街通州衛 都司 七衛 衛 五年并為上

二十二衛俱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府 又增設四衛及武功永清彰德諸衛長陵等衛 騰驤左衛騰驤右衛武驤左衛武驤右衛以上四衛宣統八年以前各

衛亦依親軍武武功中衛漢武牙武功左衛宣統二年武武功右衛宣統六年永清左衛永清右衛彰德衛以上北平三衛統

開統為左衛又稱中衛三長陵衛永德二十二年設右衛 獻陵衛宣統九年設 景陵衛宣統十年設 裕陵衛宣統十

年設 茂陵衛宣統十二年設 泰陵衛宣統十三年設 康陵衛宣統十五年設 定陵衛宣統十七年設 昭陵衛宣統

十九年設 定陵衛慶陵衛德陵衛衡騎千戶所 宣統二年二十 犧牲千戶所 宣統三年 宣統五年 宣統

六年 宣統七年 宣統八年 宣統九年 宣統十年 宣統十一年 宣統十二年 宣統十三年 宣統十四年 宣統十五年 宣統十六年 宣統十七年 宣統十八年 宣統十九年 宣統二十年 宣統二十一年 宣統二十二年 宣統二十三年 宣統二十四年 宣統二十五年 宣統二十六年 宣統二十七年 宣統二十八年 宣統二十九年 宣統三十年 宣統三十一年 宣統三十二年 宣統三十三年 宣統三十四年 宣統三十五年 宣統三十六年 宣統三十七年 宣統三十八年 宣統三十九年 宣統四十年 宣統四十一年 宣統四十二年 宣統四十三年 宣統四十四年 宣統四十五年 宣統四十六年 宣統四十七年 宣統四十八年 宣統四十九年 宣統五十年 宣統五十一年 宣統五十二年 宣統五十三年 宣統五十四年 宣統五十五年 宣統五十六年 宣統五十七年 宣統五十八年 宣統五十九年 宣統六十年 宣統六十一年 宣統六十二年 宣統六十三年 宣統六十四年 宣統六十五年 宣統六十六年 宣統六十七年 宣統六十八年 宣統六十九年 宣統七十年 宣統七十一年 宣統七十二年 宣統七十二年 宣統七十三年 宣統七十四年 宣統七十五年 宣統七十六年 宣統七十七年 宣統七十八年 宣統七十九年 宣統八十年 宣統八十一年 宣統八十二年 宣統八十三年 宣統八十四年 宣統八十五年 宣統八十六年 宣統八十七年 宣統八十八年 宣統八十九年 宣統九十年 宣統九十一年 宣統九十二年 宣統九十三年 宣統九十四年 宣統九十五年 宣統九十六年 宣統九十七年 宣統九十八年 宣統九十九年 宣統一百年

四年正月立內城門禁之法 守門指揮千戶戶一更代士卒卒三日一更代凡內官內使出入皆用號牌若有以兵

器雜藥到門者論如律守門軍士失察者罪如之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帝諭凡守衛皇城四門自指揮至軍士各依其

伍全隊上直勿得代替違者處重刑因由定皇城門禁法凡朝參門始啟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官入後百官始



以次八上置軍三日一吏曹於朝退辰時交代凡內出入必符符嚴密以金幣出者驗視勒合以兵器雜入者擒治之失察者重罪凡官軍人民有事陳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罪之

五年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 每府三護衛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所千戶二百戶十設圍子手所二所千戶一卸澤大學衍義曰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之所有皆所以防微杜漸尊京師也明於親藩皆設衛然惟給其使令而不許調遣過國家有事亦起焉亦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之意

九年正月以勳臣子弟有才有志置勳衛散騎舍人 詔都督府樞密伯都督及各衛所指揮總長子才可試用者為之佩弓刀充宿衛

十五年四月改置錦衣衛 初設供衛司後改親軍都尉府隸以儀衛司至是罷府及司置錦衣親軍指揮使司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南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而兼簡軍匠北司專理設獄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其掌職直駕侍衛巡察捕緝等事錦衣所隸將軍選最優有勇者為之號曰天武府軍初隸禁衛司至是隸錦衣衛改稱大漢將軍永樂中增紅藍明甲二將軍及又刀圍子手之屬備宿衛 兵志曰太祖之設錦衣也專司幽薄是時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錦衣衛鞠實木衛參刑獄自此始文皇立倚錦衣為心腹所屬兩鎮撫司凡問刑奏請皆自達不關白衛帥用法深刻為禍甚烈又錦衣雖民間情偽以印官奉教領官校東廠太監繇事刑領官校亦從本衛撥給因是恆與中官相表裏皇城守衛用二十二衛卒不獨錦衣軍而門禁亦上直皇城巡捕有司當然每令錦衣官協同地親權要遂緣明之世云 春明夢餘錄曰錦衣衛堂上官每駕出則戎裝帶纒春刀扈從繇春刀柱小然非上賜則不敢佩

仁宗洪熙初更造街士懸牌 謹按造懸牌之制史志云洪熙初事者嘗錄則係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初即位而未改元時事也先是守衛官但懸木牌至是為銅一面文曰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與者罪同一面守衛二字其守衛官並懸木牌職守牌

世宗嘉靖三十三年六月詔稽京師召募民兵 初庚戌變後詔募民兵四千為一營設參將領之於西教場操練防禦京師至是選者十餘人兵部議老弱裁汰所餘精壯不敷一營以充京營巡捕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八上

兵考上

八

神宗萬曆十一年於皇城內外設把總二員分東西管理 謹按此乃皇城守衛官軍之制史言時門禁益弛諸衛軍役於中官每至空伍貨市兒行馬應點閱又日紅盔日出始一入直直廬虛無人坐更將軍皆納月鏹於轄凡提號巡城印簿走更諸事悉廢蓋明白神宗而後其叢莊不可言矣

郡國兵

嘉熙四年四川宣撫使孟珙條上流備禦宜為邊難三層乞創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慶任浚南以下江西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沸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江南可保矣

宋度宗咸淳六年三月詔籍吉南安三郡即要衛立四若若屯兵百使地勢聯絡禦寇為便三郡將官領之 雄准軍 寔宗開禧三年九月置嘉定元年汰歸業

義士壯士 寔宗時沈忱宥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詩浦水軍詔可即有使臣故海盜也作實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又得強勇者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盜不警而并無詳

民兵 寔宗嘉定十七年趙范知揚州務修軍政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宅而私不廢農理宗嘉熙二年十月准東總領賈似道鎮江府吳灣言宗子趙時聰集真滄豐凌四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若其強壯二萬可籍為兵從之度宗咸淳四年四月右正言黃輔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為先民兵之准募民兵為先屯田次之

忠勇軍 寔宗嘉定時知澶州吳柔勝募隨州及襄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軍

忠義軍 寔宗嘉定十一年准東安撫司崔夬之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若若結忠義民兵金侵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

自困金人自是疑設伏不敢深入 忠順軍 寔宗時知慶陽孟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

荖商軍 宣宗時湖北荖商聚眾據峽州教授鄧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藉為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需集號曰金商軍將多賴其用

招信軍 理宗紹定五年金將以盱眙軍來降改

忠衛軍 允鋒軍 嘉熙三年正月知岳州孟珙復襄陽奏襄陽為朝廷根本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乃以募息降人置

忠衛軍軍旗人置允鋒軍

宣武軍 魏鵬軍 理宗嘉熙四年四川宣撫使孟珙招集淮民沿邊戰之士號為武軍又回鵬營里八都魯帥人馬

來降創飛龍軍

忠義軍 虎翼軍 理宗嘉熙四年詔荆鄂都統張順以私錢募襄陽清卒創忠義虎翼兩軍又援安慶池州有功特

予官兩轉

山水寨 理宗淳祐三年六月資政殿大學士知温州趙與欽之僣僭倡亂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十年十月

詔准西疆場延袤八百餘里近令沿江制司團結耕屯漸已就緒但制開置司江南相去遙遠可令淮西提舉李子達

就司空山創提舉本路山寨

威敵軍 理宗嘉定二年知潭州汪立信以潭為湖湘重鎮創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賴其用

武定軍 恭帝德祐元年十一月元兵破廣德軍陳宜中倉皇登嚴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精為兵號武定軍 謹按宋

末有生券軍號為軍人宋恭宗初年四州制司有戰兵生券軍號為軍人北道軍來以相湖南福建軍手號軍手

記軍涅手軍而三軍皆異名江南號徒軍

遼太宗大同元年魏博節度使趙延壽請以晉降卒戍南邊從之時晉軍降者二十萬人遣杜重威將之南行及

河帝以兵眾恐為變欲恣擁而納之河流以言者諫而止大陳楡入雪士五陳餘威怒重威相聚而泣帝意欲謀之

延壽請盡徙其家於恆定雲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可以無患帝悅而從之

天祚帝天慶四年詔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計戶產出軍 時初敗於女直召兩府宰相張琳付以東征事琳以軍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八上

兵考上

九

國大計舊制漢人不與許不允乃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道進討無不克者帝許其率仍詔中

京等四路計戶產出軍時有起至二百軍者生業蕩散民甚苦之四路軍甫集募續進云

大首領部族軍 遼時親王大臣體國如家征伐之際往往置私甲以從王事大者千餘騎小者數百人者籍皇府國

有戎政置出三五十騎留餘兵為部族根本有太子軍偉王軍永康王軍十越王軍麻答軍五押軍

眾部族軍 謹按約尼九帳旗幟三父房族國舅帳巴哩伊蘇勤勒族國舅部族此營衛志中標曰內四部族者也

此外眾部族兵衛志云分隸南北府 隸北府者二十八部隸南府者十六部 按營衛志云太祖以約尼氏舊部族

又按營衛志有遼國八聖宗以舊部族置者十六增置十八合之當得五十二部 按營衛志云南北府者止四十四部

山部博囉滿達部不能成國附庸於遼時叛服猶唐人之有竊虜州則其兵卒當亦非常供遼所驅策者也

遼境戍兵 東京至鴨綠西北峯為界黃龍府正兵五千咸州正兵一千 沿女直界至鴨綠江軍堡凡七十各守軍

二十人計正兵一千四百

金正隆四年二月詔諸路明安移民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親老子少亦不許留侍 時他使者惟恐不

多獨當察世傑往海蘭路數少海陵陰問之對曰海蘭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以為備海陵喜曰他

人用心不能及也尚書令諾延溫都思忠言山後契丹諸部恐不可盡起不聽

世宗大定十七年遼西南西北招討司與丹餘黨於烏庫哩營壘部及上京之地又以兩路招討司及烏庫哩營壘部

族臨濱秦州等路分置戍

初參知政事宗叙嘗請募戍戍邊屯田給以屢粟貧者無賴食之惠而富家免更代

之勞帝喜其言而未行也至是帝謂宰臣曰戍邊之卒咸冒寒暑往來番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倉具屢時敗其

生業朕甚憫之朕欲使百姓安於田里而邊圍強固卿等何術可以致此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

久戍所以番代耳帝曰卿等以此急務為末事耶往歲參政宗叙嘗為朕言此事若宗叙可謂盡心於國家者矣余以

兩路招討司烏庫哩營壘部族臨濱秦州等路分置戍詳定以聞

二十四年十一月尚書省奏徙陝省呼爾哈三明安二十四穆昆以實上京時以上京副和倫之地廣而股遣刑部尚書烏哩員出府庫錢以濟行資牛畜邊遠類一明安呼爾哈二明安二十四穆昆以實之蓋欲上京兵多他日可為緩急之備也二十五年四月又詔於單省呼爾哈兩路明安下邊三十穆昆為三明明安移置於單省詳密之地以實上京是時多易置河北山東所走之舊括民地而為之業戶頒牛而使之耕當甲兵而為之備乃大重其權授諸王以明安之號或新置者賜賜之名宗室戶百七十明安二百二穆昆八百七十八東北路部族兵單曰德呼勒部曰唐古部二部五札其他又有珠瑪爾部族烏爾古部族費都部族蒙古部族奇魯部族布塔布部族西北西南二路之札單曰蘇穆坦札曰伊呼圖札曰古勒勒札曰唐古札曰哈瑪爾札曰穆騰札曰蒙古札曰茂札曰呼致札凡九其諸路曰海蘭曰扶餘曰博索曰索賓曰呼爾哈曰伊爾伊爾後廢管在上京之部或置總管府或置節度使領之

宣宗泰和四年十一月起河南民兵十七萬八准十萬八刺裏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鷄川以防北邊宣宗元光二年八月立民兵皆長時道管分行養息慶唐鄭裕諸州洎司農司州縣吏令職凡民丁相聚立營遊兵與各巡檢司相依者五千戶以上置管長一員百戶增副一員仍先選一官能安民強盜勸農者給功注授時實嘉紐羅瑪為昌武軍節度使上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軍務繁密宜選才幹之士為防禦提攝帥職以鎮之及舊來諸監守禦之官並從帥府辟置其所辭者多其醜醜種產營私軍實凋微及當代去又復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極密選舉以革其弊又州之民兵類於餽運亦合檢士屯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戍諸監守者不過數十人餘粟盡屯保安石門大荆洛南以為應援中間相距遠至百里倉猝難徵集宜近置營營使見兵居之以待緩急又南邊新設邊檢十員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奸細者已有重宜速罷去朝廷略施行之

元世祖至元五年十一月命山東河南沿邊州縣民戶為軍邊征進則選有之力家同元守邊城漢軍一體出征其無力之家代守邊城及屯田

十一月定軍民異屬之制及蒙古軍屯之地先是李璵叛分軍屯為二而異其屬後因平江南軍官始議民職邊因之凡以千戶守一郡則率其麾下從之百戶亦然至是令軍民各屬如初制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八 兵考上

十六年二月詔河南行省於成軍邊遠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瘞者屨之死者瘞葬之官給其需四月定上都戍卒用本路人籍軍士國制郡邑鎮戍士卒皆更相易其故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都軍士罷於轉輸至

武宗至大六年七月詔江浙省以水路軍與陸路軍相參鎮守時江浙省請以慶元台州沿海萬戶新附軍往陸路鎮守以斯縣宿州兩萬戶府陸路軍移政治沿河屯鎮樞密院議以巴延阿珠等安置軍萬戶可輕動刑行省蒙古岱等亦以水陸軍互換邊調世祖有訓曰以水路之軍習陸路之伎輕步騎之士從風水之役難成易敗於事何補今欲樂備好究莫若從宜於水路沿海萬戶府新附軍三分取一與陸路斯縣萬戶府漢軍相參鎮守從之

十五年二月立淮東等處宣慰司於天長縣統涇州義兵萬戶府并洪澤等處長兵胡祥中曰兵貴精不貴多將在和不在眾添設帥領團結義兵不足禦敵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繼背叛而山東失圍結果何益哉謹按元代屯田之制甚詳故其兵餉等事史中絕無可徵大約屯政之為利溥也

弓手元制郡邑設弓手以防盜也內而京師南北兩城兵馬司外而諸路縣尉司巡檢司捕盜所皆置巡軍弓手職巡邏捕復官有綱運及流徙者至則執兵仗導送以轉相授受外此則不放役急遞鋪兵謹按元時又有急遞鋪兵即古者置郵傳命之法也其制始於世祖初年驗地里遠近人數多寡立急遞鋪鋪或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則設一鋪於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籍戶內倉促鋪兵中統元年詔隨處設立每鋪置鋪丁五人至元八年命州縣官點視關少鋪司鋪丁隨路鋪兵不許僱人頂替須本戶少壯人丁正身應役三

十一年大都設置總急遞鋪提領所降九品銅印英宗至治三年各處急遞鋪每十鋪設一郵長凡鋪卒皆腰帶帶懸鈐持槍校雨衣書以行夜則持炬火限以時刻各鋪展轉遞去其遲遲文書稽遲指壞之罪及凡所以封記包裹之法有司官照點點制之制兵志詳言之

明太祖洪武元年以劉基言立軍衛法遂為一代定制八年改在外都衛為都指揮使司以統各衛所永樂而後省置不一明初設都司而總兵不常置其後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設官統兵鎮守其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獨守一路者

曰分守獨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曰協守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禦備倭等名各因事異職焉其  
中官出鎮自永樂時始後以次添設

十七年正月遣湖廣土民為巡檢集鄉丁保障 布政司新登言長陽巴東二縣地連空峒諸洞蠻人時出劫掠有土  
民譚天富者率眾敗之其他所破寇者報官剿捕賊已遁去若於蠻人出沒要路選土民如天富者授以巡檢俾集鄉  
丁自為保障則蠻不敢竊發矣從之 此為用湖廣土兵之始

二十一年二月間天全六番招討司土民為兵 先是招討高敏嚴等請聞土民為兵以守禦邊境詔許之選得千餘  
人至是副招討楊藏布奏其事乃改招討為武職令成守邊界控制西番 此用四川土兵之始

二十六年定設巡檢司弓兵 凡天下衝要之地皆設巡檢司其屬曰弓兵於丁糧相應入戶內食點應役一年更替  
凡往來奸細逃軍迷囚私鹽犯法無引可疑之人皆得捕執官軍禦盜亦與協力

宣宗宣德二年五月復置廣西所屬民款 廣西巡按御史朱憲等言桂林諸衛軍士征行者多防守不足請如永樂  
中事例於坊市鄉鎮集民款協同牌兵巡守從之

孝宗弘治二年立會民壯法 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會五人五百里里會四人三百里里會三人百元以上里會二  
人有司訓練過警調發給以行糧而禁後及冒放之弊富民不願則上直於官官自為募或稱機兵在巡檢司者稱弓  
兵後以越境防冬非計大同巡撫劉宇請免其班級徵銀糧輸大同而以威遠丁舍餘補役

九年八月以廣西歸順州等處土兵隸有司調用 善海圖編言廣西狼兵海內尤悍然不易得真狼兵必土官親行  
部署纔出餘不過柳州水東最之遊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亦無加於嘉湖販鹽者流也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募徐郡盜為兵 福建參將湯克寬請募徐郡盜為兵兵部言古亦有募士於盜者且克寬  
父慶常用之破江洋賊亦有數可許從之

三十二年六月命江南防倭得就近調處州坑兵 兵志言浙兵最為最處次之台靈又次之善狼筈間以火礮威  
繼光用之製營營陣以破倭及守前門最有名 浙中陸兵之善鬪者以處州坑兵為絕勇但未習水戰且真坑兵惟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八 兵考上 十一

梁高山為最自幼開坑盜曠自有重利非優其募資恩信甚至未見得也

二十七年九月調廣西土兵萬人征播州 御史涂宗魯上征播之策請酌調土兵兵部言我兵新練未習地利而山  
嵐溪澗步騎不可馳騁非藉土兵未易得志議行 謹按自是而後有兵軍往往倚土兵為用至崇禎末四川石砬土

司女官秦良玉率所部白桿兵奮擊流賊戰功大者此土官中之最能以忠義效命者

神宗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允陝西簡練民壯并命直省照例行之 謹按各省鄉兵隨其風土所長應募調佐軍緩  
急如浙兵及河南之嵩縣毛胡蘆等其餘兵各所別者曰川兵曰遼兵崇禎時多調別流賊其不隸軍籍者山東有長

竿手徐州有前手并陞有鴉手善運石遠可及百步聞漳吳晉標牌水戰為最泉州永春人善技擊正統間郭榮六  
者破沙尤賊有功商寬鹽丁以私販為業多動累成化間河東鹽徒千百自備火礮強弩軍仗雜官軍遠寇而松江曹

涇鹽徒嘉靖中倭寇至島上焚其舟後倭見民家有鹽囊輒擄手相戕粵東雜蠻習長牌斫刀而新會東莞之產強  
半延綏固原多邊外土著善騎射崇禎命簡練以備防大藤峽之後鞆雅雅用之以推猛捷之用牌刀者又僧兵有少

林伏牛五臺倭亂少林僧應募者四十餘人戰亦多勝蓋明自由業後天下衛所之兵幾於徒有虛籍緩急所恃惟民  
兵及諸鄉兵與四川粵西湖廣三省之土兵而已厥初兵志之善果安在哉原一百一十八

兵考下

郡國兵邊防

明太祖洪武二年上諭諸將各上備邊方畧 從淮安候華雲龍言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十餘里關隘百二十有九  
皆置戍守於紫荆關及蘆花鎮設千戶所守禦又詔山西都衛於雁門關太和嶺并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二隘復設  
戍兵至九年勅燕山前後等十一衛分兵守古北口居庸關喜峯口松亭關烽火墩百九十六處參用南北軍士至十五  
年又於北平都司所轄關隘二百以各衛卒戍守

十年五月山西行都司請所轄邊民自備兵械團結防護邊境之 此邊上土著兵之始實錄載宣德中大同守將諸益  
戍兵兵部言山西行都司所轄十二衛軍士二萬餘人皆土軍蓋始自團結遂成土軍也  
詔諸王近塞者皆歲秋勒兵巡邊 謹按太祖防邊之意甚重故有此詔

二十二年五月置秦寧原福餘三衛 三衛地為烏梁海在黑龍江南元大寧路北境是時內附帝即其地置三衛  
俾部長各領其眾互為聲援自歸義廳廣寧至遼河曰秦寧自秦寧抵喜峯口近宣府曰秦寧自黃河達遼瀋鐵嶺至  
開原曰福餘獨秦顏地險而強 謹按洪武時以塞外降人置此三衛以為大寧之屏障後自永樂以烏梁海有功界  
以大寧而三衛遂滋不靖

二十五年築東勝城 城在河州東受降城之東時帝遣宗國公馮勝等分行山西籍民為軍屯於大同東勝共設  
十六衛由是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 謹按東勝在河套之東春明學餘錄言河套內有一十二縣當築東勝時  
足以為套地之屏障也

宣宗宣德五年六月遷開平衛於獨石 黃光昇昭代典則曰國初設衛開平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文皇出塞  
皆遠開平嘗曰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邊圉無虞之乃棄大寧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從衛獨石風國蓋二百  
里盡失龍門澗河之險邊備益虛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八下

兵考下

十年七月<sup>時</sup>暎倭還京軍二千人戍遼東四千人戍大同宣府 此以宗營軍戍邊之始

英宗天順元年八月遷沿邊民丁為土兵 戶部尚書沈固言沿邊民丁多者宜選三丁明當土兵衛所帶管比之遠  
調客兵戍邊者不同亦然然其言詔兵部近邊民不分軍民舍餘人等有願効力者許其自報收附近邊衛所寄管令  
作土兵名色給與鞍馬器械姓名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任其冬令免征糧五石仍除二丁供給免其雜泛差役如  
有事故不許勾補置邊從從鎮榆林 先是東勝設衛守在河外榆林治經後東勝內連失險稍末貽患河地幾三百

七年延綏鎮大築邊墩徙鎮榆林 先是東勝設衛守在河外榆林治經後東勝內連失險稍末貽患河地幾三百  
里正統間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建緣邊營堡二十四處調延安懿德慶陽三衛軍分戍天順中阿勒登爾入河  
套駐牧每引諸部內犯至是延綏總撫都御史于俊乃徙治榆林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墩堡相望橫  
截套口內復塹山堙谷以夾道東抵偏頭西終窟固風土動悍將勇士力北人呼為北多城 謹按于俊之築城以橫

截套口故得扼要之勢馬芳河套即秦所取匈奴河南地也東至偏頭西至窟夏三面阻河南隔遼東西幾二千里南  
北八九百里河之北唐時三受降城在馬泉受降城東為東勝自東勝失守火歸遠南掠因河和河套所在入據其中嗣  
後邊患踵生大率由此後至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西御史陳臺言敵三犯山西傷殘百萬需餉六十億曾無尺寸功  
請定計決賊窟復套地明年敵犯延安總督三邊侍郎曾銳力主復套條上十八事世宗嘉隆之而嚴督魏帝嘗憚兵  
且欲殺舊閣臣夏言因劾銳并言諒死自是無敢言邊事者河套之不能復坐失此事機也

十年正月始設三邊總制 先是刑部主事張鼎題言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不相統一宜推  
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則軍體歸一而成功不難命以王越為之此三邊總制之始

武宗正德元年春總制三邊都御史楊 清請修築邊垣 一清請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  
千里沃壤歸我耕收則右稻可息膏花馬地一帶地勢平漫寇寇從此塞堵入固原平涼不能耕牧因上築定邊  
營等六事帝可其奏發給金數十萬土方與而劉瑾一清不附己遂罷所築邊垣僅四十餘里而已

世宗嘉靖初御史鄭春濬請復小河等關於外地又請募商羅粟以實各邊從之 先是烏梁海內附未幾不靖宣宗

嘗觀率師敗之自是長服故喜甚亟雲止設都指揮鎮守土木之變頗傳三衛助逆至是矣類頗感憤巨測故養浩請復小河等關於外地以扼其要

二十五年九月大同鎮以地召軍一萬五千餘人 總兵官周尚文言近以修邊邊場闊進廣占土地四萬餘頃倚地名軍一萬五千餘分給各軍士耕種以資養贍詔令永不起科各邊一體遵行 謹按明代所創之制計兵授地以地養兵故兵足而糧不費後額軍漸減遂行召募召募之軍日增備所之兵日少夫有地則有人有人則有兵誠從其源而求之豈兵果不可足耶即尚文一事推之各邊誠是矣第不得其人率為故事耳

修宣大邊牆 總督翁萬達奉詔議上邊防修守事宜言山西保德州河津東盡老營堡凡二百五十四里西路了角山迤北而東歷中北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西陽河迤東歷中北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治凡一千二百三十三里晉通臨巨寇歷在外者所謂極邊也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宣武雁門北樓至平朔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為保定原歷龍泉馬紫荊吳王口柿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里又東北為順天界隈高崖白羊坨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皆峻嶒層巒險在內者所謂次邊也敵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荆必自宣府未有不經外邊能入內邊者比因寇越大同入山西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為不足共事乃獨築萬雁以東邊牆製選大同之兵以守之已非其置邊防守要之意誠固守兵不敷太原等處添派兵馬七營召募新軍及查調新舊民壯七夫弓兵率已六萬餘人財匱於兵來力分於備多宣府亦自添設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而北路兵馬遂空虛可慮連年三鎮防秋總調遣戍兵馬不下五六枝費用糧費獨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實不貲難於持久若復拘泥往事處處城堡臨時動調倉卒難合首尾不應往年之費以為鑿罷邊之兵固難遷罷至於修邊之役自不容已二十七條修邊二事皆邊八事以上請修築宣大邊牆十餘里烽墩三百六十三所後以速行故不復詳述焉為敵毀因陘修邊一節事邊入入上請修築宣大邊牆十餘里烽墩三百六十三所後以速行故不復詳述焉為敵毀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八十一 兵考下

第三十一區山海關特為重地有軍三千各區主兵不足則取之兩關御史所閱各衛軍客兵不足則總督臨期取之防秋士馬詔從之

稱崇隆慶五年九月選官選募浙兵戍關鎮 初關鎮練兵總督魏倫徵募吳越戰卒一萬二千人雜教之已而得浙

江鏡千三千人戚繼光復請添調六千人 戚繼光傳曰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墩臺略言關鎮邊垣延袤二十里一墩則百堅營較比來歲修歲葺徒費無益請路塼為臺踞四連臺高五丈處中為三層臺頂百人鎮仗機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本強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為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江兵三千至陞鄧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晷植立不動邊兵大服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連接 謹按繼光熟精兵事紀律嚴而教練有法故每能用浙兵以著效若將不得人兵固易地而皆弗良也若以風土之剛柔論之南兵烏能如北兵哉

二十二年十一月命遼東將領得養家丁 從遼東撫按孫鑄鑄等言也遼東大小將領舊有家丁多至五百餘少不下三四十支給餉糧每戰當先嘗皆精銳自關稅裁撤而衝鋒破敵之士皆昂貴別鎮邊兵遂不能戰 四十七年八月募兵於山東等省及各邊鎮 謹按明之邊備至是益弱守且不能何有於戰凡軍士之逃亡占役將帥之偷惰則數無弊不生迨流賊熾而秦晉之邊營破壞則祥遂因是不足蓋自神宗後朝政不綱邊備盡廢矣百一十九

敘聞

宋寧宗慶元元年十一月命宰執大閱 二年三月命諸軍射鐵籠 宣和宗統和四年十一月以南使皇太后親閱輜重兵甲 金宣宗貞祐三年三月勅河東河北大名長城官訓練隨處教兵鄆城有警責其救援 十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家背本趨去勇猛凶悍盜竊亡命之徒尚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明黨聚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

宜置總領軍便副及強壓仍每五十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防閑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為用從之  
四年十月詔射生獵戶練習武藝 七月監察御史陳規上言昔周世宗嘗言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  
士奈何暇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兵多而不分健懦故為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  
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帝不悅

元仁宗延祐元年十月以御史臺臣言命福宏院官設法教練士卒一應軍官與職者必試以武事而後任之

明太祖洪武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往北平宋國公馮勝往陝西衛國公鄧愈往襄陽各操練軍馬 謹按兵志言  
太祖起布衣策筆力取天下即位後屢命元勳宿將分道練兵徐洪武之世未嘗稍怠祖承澤中亦如之  
六年三月閱武於教場 王圻本曰初定殿金殿置五軍營設大教場輪二對小教場並置班至永樂間設神機營植  
械場浦子口在松江嘉靖十四年設池河演武場在定遠縣時雖連都於北而在南兵衝不廢且練習以時嘗轉於兵  
部及操江都御史蓋以重根本而飭江防云

英宗正統十四年二月令神機營練習刀牌 鎮遠侯顧興祖言神機營操練槍鏡俱係火器恐遇風雨或敵人猝至  
必致誤事宜每隊添設長牌五面長刀五把於前所馬脚遞弓矢乞於幼軍內撥六十名練習聽調  
景帝景泰元年六月大同總兵官郭登上操軍法 謹按兵法以伍為要故校士之法莫先於束伍王圻本言靖遠伯  
王驥守備南京嘗閱師覆舟山關其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皆對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開鐘鼓聲則變而為方  
員斜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驥笑曰如此何以約束士卒俾就紀律哉凡兵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標四人者  
立四面管聽一人所校練是一人恆堅立不動赴敵則四人必聽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  
五人為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標又令其四人之法又倍而成為伍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  
則為二百五十人共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五分之法一居中四者寄四隅為遊兵出奇而正  
兵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一相犄角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而又以一千二百  
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帥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之令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八十八下 兵考下

一人為中者一人各以將之令令其餘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者哉聞者皆稱善厥後風繼光之  
練兵尤為詳備是亦所者諸書

二年十一月選營軍十萬分五營圍操次年遂立圍營 謹按兵志云給事中柳林進軒轅圖即古八陣法蓋即實錄  
所載謀等上言之陣法是也昭代典則大政紀官云給事中鄧林在兵科見圍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  
劫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人以為便

英宗天順元年四月罷圍營 罷圍營仍三營舊制閱營軍二十三萬有奇定為頭撥次撥以時訓練  
八年春時總復立圍營增為十二 時命總兵官孫繼宗同本兵馬昂昂選頭撥官軍十二萬人分營操練至成化二  
年復罷命分一零次等訓練三年二月命馬昂與都御史林聰清理其後占奪弊選得一等軍十四萬三千九百有九  
人帝以數多於四月仍分十二營而區其名有倉糧練顯四武營教果勇四勇營立伸揚振四威營中各分五軍三  
千神機候備十二人掌之各佐以都指揮監以內臣提督以勳臣名其軍曰選鋒不往者仍為老寮以供役而圍營之  
法又一變

孝宗弘治元年六月命都御史馬文升提督圍營 九年六月申明洪永操法 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奏飭武備請勅  
圍營提督諸臣依期操練遵舊法

武宗正德七年十月選圍營官軍操練討賊 實錄曰工部給事中潘瓚疏言古者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今有警  
則調邊將邊兵此倒持之勢也臣愚以為宜如景泰天順間添設都御史一員專理京營戎務兵部會同院視將領各  
以所部教習多寡為優劣而以賞罰之年於大閱則仿洪武間御前試驗之例以獎其惰至於將軍營四衛亦各操練而  
大司馬及都督御史馬會操之日一體考驗年終行賞或有年一十五以下者送國子監都指揮等官及嗣子送武學  
仍每月定期演習焉

江都御史以營務司孫亦承暇散督南北直隸各府道官或卿佐等官分行整理其三司等官朔望會操其功官  
及應襲子孫亦送察督教而盡其能者如此則營務鄉兵皆有實用安復邊兵而示以弱敵兵初謂其言切當可行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八十八下 兵考下

一人為中者一人各以將之令令其餘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者哉聞者皆稱善厥後風繼光之  
練兵尤為詳備是亦所者諸書

二年十一月選營軍十萬分五營圍操次年遂立圍營 謹按兵志云給事中柳林進軒轅圖即古八陣法蓋即實錄  
所載謀等上言之陣法是也昭代典則大政紀官云給事中鄧林在兵科見圍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  
劫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人以為便

英宗天順元年四月罷圍營 罷圍營仍三營舊制閱營軍二十三萬有奇定為頭撥次撥以時訓練  
八年春時總復立圍營增為十二 時命總兵官孫繼宗同本兵馬昂昂選頭撥官軍十二萬人分營操練至成化二  
年復罷命分一零次等訓練三年二月命馬昂與都御史林聰清理其後占奪弊選得一等軍十四萬三千九百有九  
人帝以數多於四月仍分十二營而區其名有倉糧練顯四武營教果勇四勇營立伸揚振四威營中各分五軍三  
千神機候備十二人掌之各佐以都指揮監以內臣提督以勳臣名其軍曰選鋒不往者仍為老寮以供役而圍營之  
法又一變

孝宗弘治元年六月命都御史馬文升提督圍營 九年六月申明洪永操法 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奏飭武備請勅  
圍營提督諸臣依期操練遵舊法

武宗正德七年十月選圍營官軍操練討賊 實錄曰工部給事中潘瓚疏言古者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今有警  
則調邊將邊兵此倒持之勢也臣愚以為宜如景泰天順間添設都御史一員專理京營戎務兵部會同院視將領各  
以所部教習多寡為優劣而以賞罰之年於大閱則仿洪武間御前試驗之例以獎其惰至於將軍營四衛亦各操練而  
大司馬及都督御史馬會操之日一體考驗年終行賞或有年一十五以下者送國子監都指揮等官及嗣子送武學  
仍每月定期演習焉

江都御史以營務司孫亦承暇散督南北直隸各府道官或卿佐等官分行整理其三司等官朔望會操其功官  
及應襲子孫亦送察督教而盡其能者如此則營務鄉兵皆有實用安復邊兵而示以弱敵兵初謂其言切當可行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八十八下 兵考下

一人為中者一人各以將之令令其餘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者哉聞者皆稱善厥後風繼光之  
練兵尤為詳備是亦所者諸書

云

二十六年十一月總督三邊侍郎曾銳上營陣圖 時銳銳意邊事既倡恢復河套之議陳邊務十八事復上營陣圖八曰立營總圖曰邊敵駐敵圖曰選鋒軍戰圖曰騎兵逐陣圖曰步兵搏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營長驅圖曰獲功收兵圖帝覽而嘉之命所司

穆宗隆慶二年五月都督威遠光總理鎮練兵事務 先是劉鎮練士兵威遠客兵之議久無成致至是讀繪為總督而以練兵屬之威遠光 兵志曰先是浙江安撫戚繼光以善教士聞嘗調士兵制營養陣被倭至是已官總兵穆宗從給事中吳時來請命繼光練兵前門副兵精整者數十年繼光嘗者練兵實績以訓士一日練伍百騎次步火

次輜重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練營氣使明坐作進退及上下統屬相及相助之教三日練耳目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熟技藝五曰練營陣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總之以練將後多遵用之

穆宗隆慶三年九月帝大閱京營將士於校場 大閱之禮久廢不舉帝從輔臣張居正言行之是時居正當國綜練名實故用謹繪威遠光李成梁等於外而邊兵強若大閱之舉亦整飭京營之一端也源十百

舟師水戰

宋寧宗開禧元年正月初置激清水軍 理宗紹定三年十一月增置

嘉定九年汪綱知高郵軍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二砦以戒非常及知紹興府招水軍刺文手教習甚專不令他役增置甲兵威嚴赫赫

理宗淳佑七年二月詔淮西安撫使造船機船 十二年正月創制遊擊軍四月置池州遊擊水軍 兵志曰水軍之制建炎初從李綱請沿江河淮帥府各置度波樓船軍配規其戰艦有海鯨水騎馬雙軍得勝十棹大飛旗拔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陸興以後至於寶祐景定間江淮沿流堡壘相望守禦益警民勞益甚追咸淳不廣東籍隸于閩海招

船船氏船公私俱歸矣

金太宗天會八年四月梁王宗弼以舟師與宋韓世忠相持於黃天蕩有閩人王姓者教以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八下

兵考下

四

船板以權策後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策遂則不攻自破至宗高宗之及天霽風止以小舟出江世宗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宗躬命策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燄蔽天宋軍大潰宗躬遂濟江

熙宗天眷間命韓國公錫默阿里督造戰船 阿里結髮從軍尤習舟楫江淮用兵無役不從人以水軍目之七年世祖至元三年河南等路統軍副使董文炳造戰艦五百艘習水戰預謀取東方略

七年三月都元帥阿珠圍守襄陽詔教水軍七萬餘人造戰艦五百艘 時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舟楫彼所長則事濟矣乃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才畫地為船而置之

十一月以舟九百艘往日本 十八年正月命阿噶罕文虎等率十萬人征之七月至平雲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各自擇堅好船乘之資士五十餘萬於山下得還者三人

成宗大德十年四月置龍山嘉定等處水軍上萬戶府 謀按世祖時既征海外諸番而海運一事尤為金代國用所關故巡海之制最為嚴密 三十一百

明太祖洪武三年七月置水軍二十四衛 每衛船五十艘軍士三百五十人繕理遇征調則益兵械之 湯和傳曰洪武二十年十一月信國公湯和往浙西沿海築城募兵戍守時倭寇海上命和往視之和與方鳴謙謀所以禦倭之

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計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傳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為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和從其言度地浙東西浙東浙西海築五十九城

成祖永樂九年五月命福建都司造海軍百二十七艘命蘇州鎮海一衛添造舟船運軍防倭 謹按兵志言太祖廢日本詭譎絕其首使故終洪武建文時不為患武備忘言胡惟庸謀叛時納兵資艘中惟庸敗事發太祖著訓示後世

五年正月新誠候張輔等以舟師破文陸賊於朥凡江 輔等征文陸進克朥凡江大敗之獲賊船百餘艘三月賊入母麻後通而巡海築城諸政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兵相勝負不能深入為患也

富良江連舟十餘里以海艘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樁輔等又大敗之獲賊舟無算至七年五月輔等再征文陸就覽覽山取材造船八月以划船戰船魯達文大敗之得其船四百餘艘



十七年倭寇連東總兵官劉江擊之於望海場 倭寇連東時江倭倭將至伏兵望海場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陸中伏奔捕敵無寸遺嘗是時方招朱高亮給糧海上倭乘間為欺詐賴是捷倭遂大懼自後百餘年間海上無大倭犯朝走聞數歲一令人臣寇等而已

世宗嘉靖四十二年改狼山副總兵為鎮守總兵官兼轄大江南北 仇俊卿曰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鹿山則自廣入關過流江寨則出關入浙東總海門則入浙西兵躡寶山至吳淞沙上則入自浙入江南矣以海道之切於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海之吭而慶南抵港官場之東界界胸山據淮海之首雲州嚶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中包周家橋射陽湖雲梯團湖等處皆沿海衝要之區

神宗萬曆二年正月浙江撫臣方震勳陳六事一復額兵言近例每船兵五十餘名而又用貼厲之軍操舟且單貼軍兵而募民兵以足額額并復舊船官船副舵以備正舵事改之用一整頓船凡戰船之用福船取其高丈以便衝擊船艙倉山取其堅固以便撞擊沙魚小哨哨呢取其快捷以便邀截必水艙擊能能遠哨成功一練舟師在船水兵舊有水操陸操之規近來船兵僅取操習遇賊不備事宜於防奸況單則操練於陸過小汛則教演於水其三為利器械餉船編漁田下兵部議當從之 謹按兵志及王鶴鳴水戰議詳論各舟之制福船有六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又之藍船四號冬船又名海澄船五號萬船亦名開浪船亦號快船福船高大如樓耐風浪且禦火可容百入底共上層官身尾高花樓三層帆桅二條義以板設水女牆及礮狀中為四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櫃帆吹繫管在是最高上如鐵蓋六梯而登後置置板可遇以跌失石火器官備敵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卸沈之而敵又難仰攻威德光云後船矮小福船乘風下壓如軍硬碰鄉關船力而不關人力是以每船取勝但無風不可使海澄船福船稍小風小亦可動若山船官尾皆闊帆槳兼用機設船旁近後每修五枝每枝一號每跳二人以板開跳上露首於外其制上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為戰場中層處為飛帆下舵管在上層設於廣福船而灑於沙船倭舟一入裏海大福船不能入必用卷船透之衝敵便捷溫州人謂香山鐵也福船又為船之其制稍大比海者小而無立層最為得中沙船小民所使在太倉崇明嘉定有之其船能調敵俄然風性惟便於北洋而不便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十八下 兵考下

於南洋可各港協守小洋出處蓋底底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漁船於諸船中至小而其用至大也便之出海每載三人一執布帆一執槳一執篙銳易通易退隨漲上下敵舟勝者不及用之願得其力以刺晚船浙中多用之福之烽火門亦有之底亦大懼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每邊十號或八號其疾如有風帆視用布帆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白軟帆亦大懼之松杉不能當也其制下窄上寬狀如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搖動時特有發鏢佛那機中敵必碎以火礮之類從高擲下敵舟必焚福船亦然廣船有大戰艦其尾船大頭船之名總名黑船兵志言海舟以舟山之鳥標為首蓋舟山亦有此船式也又有橫江船數號其稱白標者福建式也廣船與沙船相需為用沙船可以探敵無驚嚴嚴船兩頭俱銳進退如飛其傍釘大牙竹筒設聽可發聲而聽內船外聽人可以溫聲先駕此入賊隊沙船隨短兵相接可以制勝網板船定海臨海象山皆有之其制如梭乃滿船之小者竹桅布帆僅容二三人遇風浪輒昇之山麓可用之哨探蜈蚣船變形也其制始於東南與以駕佛那機銳銳之重者千斤小者六百五十斤其法流入中國可備諸火攻之具凡海舟無風不可動惟蜈蚣船底底去西瀾兩旁列楫數十其行如飛兩頭船兩船製能因風四馳諸船無逾其利八變船聞廣浙皆有之可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也蓋自嘉靖以來東南日備倭患故海舟之制特詳

是年以倭警言者請復設京口總兵南京兵部尚書家自告等語所有吳淞總兵不宜兩設乃設兵備使者三十年十二月增置遼東營骨旅順二島水軍 撫臣趙楫言遼左為朝鮮外藩倉復海蓋乃全運之心腹背骨島旅順二衛海口設兵單弱請以山東遼寧水軍千餘留駐旅順於金復一營撥兵三百名添千總一員駐骨島節度從之

嘉靖末歲時將城於澎湖 先是萬曆中許子遂撫閩奏築福州山海壇山因及澎湖諸嶼且言浙東沿海陳鏡金塘五環南澳諸山俱宜經理遠設南鹿副總兵而澎湖不暇及其地遠時海中遙達如修蛇多岐港濠峽其中空濶可蔽巨艘初為紅毛所據言是畏恐撫南唐言乃奪之築礮臺以守 王圻續考曰江海之戰全以風潮為主風有順逆潮

亦有驅逐惟沙船廣船出入風浪便險若夫 又曰造船必用使船之人則造必堅固而便必愛惜否則其弊百出或  
又云移修造之費僅沙者民自造新船就委之出洋尤簡易而有實用 又曰江海禦敵關船力不關人力過賊舟小  
者則以吾大舟擊而沈之過賊舟大者則截毒上風用火器以攻之尤以管哨之人與舵工為重每船必設舵二副舵  
工二三人備不虞也洋濱則置船於陸地集水兵而教之器械火器之設施金鼓旗幟之際會前後左右之列哨鐵砲  
勞逸之更代晝夜風雨之防守山島沙礁之收泊旋令約束之轉報習之於平時用之於江海此操之法也海中風大  
作亦不敢戰惟是舵工巧妙能占上風撞碎賊舟或乘風火攻或揚灰沙以迷賊目方得勝勢也 王圻海船論曰北  
洋利用沙船南洋利用廣福船蘇州近洋多暗沙伏達易於膠淺沙船底子而輕能調敵便颶風不覺深淺浪且可拋  
鐵砲故利用沙船也聞浙遠洋象潮風濤拍天廣福船山鐵之類重而底去可以破浪且可下水鉸故利用廣福船也  
然吳淞白茆福山等港復設福船何也蓋賊舟有大小小舟以沙船禦之足矣若遇大舟必福船受風駕濤勢如山  
摧賊舟遇之即碎所謂關船力不關人力且奪上風施火器致敵之以備用蓋東洋深淺非沙民不能知福船大小非  
福人不能駕福人操舟而以沙民為駕運所謂設福船者如此至廣船大於福船但廣船難用其故有七非我軍門所  
轄則難制一也毀壞須鐵力不修理則難繼二也造船大戶倩人駕駛任其散而不措三也造費浩繁移文修理勢  
難行四也此船在廣船魚鹽之利不啻於屋五也欲許其帶貨則廣貨之必一銷梅嶺即洋長四通八達非如浙直  
之風濤可畏故帶貨亦所不願六也廣人自以魚鹽取西南諸省之利不必如福船之當隨以取中國之利七也如此  
則廣船之難用亦可見矣 又曰福船者至利之器也敵舟小者相遇則擊沈之當隨以取中國之利七也如此  
力可驅全仗順風順潮而回朔有所不便又其喫水深惟利空闊大洋在東海則易膠淺須跟哨船接總故又有海濱  
船之設水戰非船兵所宜乃沙民之長技也

車戰 謹按自騎兵興而車戰漸廢遠遜利鈍之間車不遠遜矣漢魏以後用車大率行則以之載穀種止則環而

為營其用以衝敵致勝者間一有之亦止為騎兵之輔斷無純用車戰者至唐房瑊陳海斜之敗由於用車遂為談兵

者所詬病北宋時亦嘗議論用車之術南來備安舟師為重運金元則專尚騎射車制概不置談惟有明一代頗多製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八十八下 兵考下 六

造習用之法然亦空言而無其實用豈可拘泥古法哉

明太祖洪武五年十二月造獨轎車 魏國公徐達造八百兩重國公李思造一千兩以備征進之用

二年吏部郎中李賢疏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牌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戰車車之蓋即漢時衝霄武

剛車之類臣惟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大槓是也每車前後占地五步以四

面用車一千輛計方可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內藏軍馬糧食輜重以比禦敵使馬不能衝陣前不能傷人彼

若近前大槓為奇兵繼出彼若逃避我勢益張我威益振所謂長策莫善於此帝令悉行

憲宗成化十三年造管火車中立樞軸旋轉發礮 從甘肅總兵官王壘奏也礮言管火車向無定式但火器俱在車尾

向後設置必下營已定旋轉方用如捷營結陣且行且戰則三面受敵何以制禦今稍為增益中立管心木安置轉軸

上設神機試驗便利兵部議以為可用

穆宗隆慶二年二月命劉昌二鎮立兵車七營 時以劉鎮練兵事任嚴繼光繼光上議請車騎合練認令總督譚綸

議之綸言兵法為戰一車當卒八十人險戰當四十人今劉昌二鎮所謂馬地險地在在有之可練為兵車七營車

騎相乘可禦敵數萬帝聽之命給資費然特以邊備突施大器亦未嘗以戰

神宗萬曆三年二月總督戎政劉武伯楊勳議造管營戰車 謹按王圻續考載每輛用二號佛郎機三架馬銃二架

地運球二架湯球二架二位反快槍楯盾又長槍大砍刀之屬當即此事 原一十二

馬政 卷八十八

宋紹定元年京忠副將孟珙命忠順軍家自善馬官給易粟 知漢陽黃壽奏曰國家所用之馬西取於蜀南取於廣

皆在數千里外博易之費道里之費一馬之入動數百十得報費巨一有緩急無馬可用開禧年間敵騎壓境旋行收

買駑駘下乘亦以備敵竊見漢陽管內有馬監一所馬之自蜀來者悉意於此五日而後行守臣亦預點檢之責臣嘗

親至其地身馬監之前有所謂軍生監者乃鄂州大軍昔日所創方其域時馬之蕃息可以足軍中之用今監官類敗

不復有馬漢陽為郡土壤甚廣風氣甚動水草甚饒若委之守臣使之興復舊監以為牧馬之地給降金錢收買江北

所廢之馬而善息之蓋機兵卒使任牧養之責數年之間生息蓋盛殆有幾意即可為用與夫求之至遠之地買之倉率之際其利害相去遠矣

度宗咸淳末臣倭請和而市馬 有紀自立者獻謀以為南淮軍將武官巨室嘗富馬率三借二借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助防江各令飼馬役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為約江軍即放歸臣等宜復祖宗遺意焉謀和而馬如出一馬則免其乘色力役時川秦之馬邊陲則崇岡峻嶺盤桓回紇舟行則快江涌急灘險惡每綱運公私經費十倍而人馬俱復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網兵所經甚於寇賊雖臣僚修奏未遂終莫得其要領官馬改各因風士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遼道宗大安二年五月以牧馬善息多至百萬賞置牧官以次進階 時馬羣太保蕭托輝素知羣牧名存實亡悉開舊籍除其羸弱銳其實數 倉實志曰初太祖因利而利羣牧善息當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鶴軍羸餘匹不加少羣牧滋繁數至百有餘萬諸司牧官以次進階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種如一日大祚初年馬指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匹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匹牧於確壩清澗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游畝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迨至馬政大略也

金海陵天德間置屯河鄂鄂多阿爾不富僧額永安沃濼五羣牧所 金初因遺諸度而置羣牧改之為三無政納水水草之地至是設五羣牧所皆仍遺舊名各設官以治之又於諸色人內選家畜丁多及品官家子明安穆昆掃軍軍與司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羣子分牧馬駝牛羊為之立善息養耗之刑賞後稍增其數為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四所之所有者馬千餘牛二百八十餘羊八百六十駝九十而已

正隆四年八月詔詣路謂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千匹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 六年七月大括天下羸馬 世宗大定二十年三月更定羣牧官詳究托規扣押羣牧人滋息損耗官額格 時置牧所七至二十八年羣牧所善息之久馬至四十七萬陝西軍人以春收馬經夏不收餵養弱多死餵軍使富珠理呼嘆平以時牧林之故死損者少 誠按金史地理志羣牧十二處曰烏都温曰布沙環曰伊囉幹曰鄂爾多曰嘉勒幹曰額勒本曰烏炭曰特們日托克托圖曰烏拉圖曰騰曰布希蓋承安以後割置者多不止於七所也

宣宗明昌六年三月以北邊糧運括查牧所三招討司明安穆昆隨亂及德時德唐古部語茂西京太原官民駝五千充之唯氏以駝載為業者勿括 元世祖中統四年立羣牧所其牧地東越財羅北踰和林圖們西至甘肅南暨雲南等處地凡一十四處自上都大都以至譯尼巴雅爾濟蘭格爾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十百或三五五十左股牧以官印號大印子馬

展齊 謹按元制展齊者傳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凡站隘則以馬以牛以驢以車水則以舟其給驛傳驛書謂之鋪馬即官過軍務之總則又以金字圖符馬信銀字者之內所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為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托克托和斯以司辨語總之於通政院及各書兵部大察元年設諸牛鋪馬站每百戶置漢軍一十具

明太祖都金陵次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濠和州民牧馬 兵志曰明制馬之屬內殿者曰御馬監中官掌之牧於大壩蓋微爾則直隸及山東直隸於京師即宋保馬官其法曰備者為始於正統末梁馬給邊邊馬足而寄牧於畿甸其餘應天等府北直隸及河南等省府官牧馬官其法曰備者為始於正統末梁馬給邊邊馬足而寄牧之人曰思官曰隊軍曰改鋪軍曰牙醫軍曰抽放軍苑馬之地曰草場或為軍民佃種一曰熟地歲徵租佐牧人市馬

圍長人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末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惜御吏印烙響其羸劣以轄市邊備齊堡州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則掌於行寺卿邊用不足又以茶易於蕃以貨市於邊其民牧皆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既曰種馬按成徵駒種馬死孽生不及數輒補種此其大凡也

洪武元年正月置各處驛馬驗民因種備之 定其戶數上馬一匹一百三十八戶中馬一百十八戶下馬九十八戶

欽定續文獻通考節 卷十八下 兵考下

此以戶數之多寡分馬上中下之等級也

六年二月置臺牧監於涪州尋改為太僕寺始定養馬之法

二十三年十一月命五軍都督府及錦衣等二十衛於大大江北岸各置牧馬草場

二十六年二月禁河州等處民私營官馬 命給榜諭守關者禁官印馬過河私營其無印者聽渡河售易

二十八年三月詔悉罷監官以其馬匹贖有司收養 先是和州民吳仁言民間馬戶既繁養生馬匹又於有司供

應差役是一戶而充兩差實為重擾下廷臣會議宜省牧馬監養就令有司兼管之於是太僕寺所屬監十四羣九

十七悉罷之復定管牧州縣二十七處

三十年正月置行太僕寺於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定將馬草場

帝慮西北邊衛所蓄馬匹甚蕃而禁防疏瀆乃設行太僕寺以掌其政

成祖永樂三年三月設遼東開原廣寧馬市 九月設陝西甘肅北京遼東四苑馬寺

英宗正統三年四月立大同馬市

憲宗成化十四年二月復開遼東馬市 永樂開遼東設馬市三處正統間因漏洩邊事已罷其一惟南關市獨存至

景泰東巡撫陳鐵與汪直相結外生邊事故為此請

十五年十二月以楊清為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 御史王紹請嚴私養之禁整理陝西馬政兵部議謂在外

寺卿每用請逐之人為下所易宜以布按二司參政等官推補其監苑庶官亦宜擇北人素知牧馬者委之遂命一清

以都御史往

武宗正德七年閏五月開納馬例 軍民舍餘人等納銀二十兩准馬一匹授以冠帶以上遞加至七品散官者馬三

匹銀七十兩武職則納銀百七十兩准馬七匹授百戶鎮撫以上遞加至指揮使者馬二十五匹銀五百兩俱免雜泛

差役其餘各有差

世宗嘉靖二年二月諭各巡撫毋請調寄養馬匹 時保定巡撫周季鳳河南剿賊危馬匹後多耗損太僕寺奏其

欽定續文獻通考

### 卷八十八 兵考下

非列故也 兵志曰明世馬政法久弊莫其始廢終衰之故大率由草場興廢太祖設草場於大江南北復定江邊牧

地永樂中又置草場於鐵甸龜以順聖川至五乾河水草美令以太僕十騎分牧後增至萬二千正宣德初復置九馬

坊保安州於是馬太息意以色列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後莊田日增草場日削軍民困於養

私治初主事湯冕給事中周旋等皆請濬塞而旋查香河諸縣占於魏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宮草莊乞罷之以益牧

地雖允行而卒不能清京東諸衛牧場亦久廢於是營馬專仰林司農歲費十八萬戶部為誣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

租佃取贏浸淫至神宗時弊極矣

四月開馬市於宣府大同 請遠求通貢市兵部尚書趙錦咸贊候欽學等議以永樂成化間遼東馬市事例大學士

嚴嵩贊成之乃許歲開二次兵部員外郎楊繼極極諫不聽 三十三

### 軍器

宋理宗淳祐二年詔准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東橋帶一萬米一萬斛令安豐軍修武備 沿邊州郡因降武製回

礮有觸類巧思別置礮遂出其上且為破敵之策尤奇其用法用棉裹草成束條圍四寸長三十四尺每二十條為束

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杖梁垂四層或五層周以棉屋沃以泥漿大礮不能侵礮石雖百

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力名曰獲勝礮索是時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

金寶無鐵景相時時國有以甲冑失常者傾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官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

世宗大定十五年閏九月定應禁兵器檢校路分品官家奴客旅等許帶兵器制 參知政事梁肅奏盜賊不息請無

禁兵器帝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粟夫釐置之似平無害帝曰朕將思之

宣宗興定三年三月河南路節鎮以上兵器庫 實嘉祐勸理傳曰哀宗天興二年二月行樞密院事實嘉祐勸理

守歸德初憲徽少欲以泥或塊為之議者恐為敵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門之西一菜園中時得古礮云是唐張巡

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或大字者 特嘉慶承慶傳曰元兵攻汴梁金人礮名震天當者鐵鑊威藥以

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熱圍半敵之士火點者甲鐵皆透時元兵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龍聞

可容人城上不可奈何用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並無跡又飛火槍注鑿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元兵惟畏此二物 強神傳曰仲為府會事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礮神拈不昂為礮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兵器已盡以錢為鎗得北兵一箭發而為四以簡報發之又創過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

元太祖至元九年十月回伊斯瑪音創作巨礮來獻命送襄陽軍前用之 時伊斯瑪音從攻襄陽相地執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勛機發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遂以城降及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時伊斯瑪音已卒子布伯於北岸監礮以擊之舟悉沈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謹按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元人始造此礮以攻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又云唐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即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蕃也今考古之用礮惟以機發石耳未聞有用火藥者金之拒元始有震天雷之名邱氏謂此礮之制即本唐人恐未必然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正月置軍器局專興應用軍器 會典曰軍器按鑄二局成造火器三年一造板口銅銃手把銅銃信礮火仗局造火車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查門將軍神機槍神銃斬馬銃手把銅鐵鐵銃板口銃一萬峰神機箭銃箭鏃陽機礮火礮神礮大槓十樣神機礮板口礮銅礮旋風礮新礮自弘治以後軍器局兵仗局各有鑄造增設不 謹按兵志謂古所謂礮皆以機發石口得西域火礮而前則當時亦往往用之太祖鄧陽之戰火器弓弩以次而列又發火礮焚敵舟沐英討思倫發置火銃神機礮為三行以禦眾陣至成祖平父趾交人所制神機槍法尤巧妙若常遇春攻衢州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之屬則皆古來攻具所有者

成祖永樂十年四月詔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興和諸山頂置五礮架 平父趾得神機槍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其用鐵者建鐵柔為最西鐵次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格用托大利用於守小利用於戰隨宜而用為行軍要器至是有此詔後至二十年從張輔請增置於山西大同天城陽和朔州等衛以禦敵

欽定續文獻通考節

卷八十八下

兵考下

九

然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 邱濬曰礮之所及者無間人皆震懼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馬近有神機火槍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搜妙如神萬惡一發之後卒無繼敵知其然臨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突請自今以後凡火槍手必五人為伍其中擇一人心定而手健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為賞樂善選以進真俾一人司放高下左右應機邊說則發無不中者矣

十二年八月靖遠伯王驥上奏藝圖 制用馬草一斤長四尺濶二尺上施鐵釘一百八十二高一寸四分每一步用一扇若用四百扇可布一里四千扇可布十里步隊可備十扇馬隊亦如之暇見賊徒即布於地急退回二三十步敵若突來必馬蹶人扑兵部議以為利於守而不利于戰而移邊將對酌行之

憲宗成化元年八月九龍箚及寸管窩弓法於諸邊將 延緩安時房能言先在薊州破敵之時用火器名九龍箚一線引大九箭齊發能致遠傷人中馬蹶象大有功效及在貴州伍西行軍下營多用寸管窩弓密布周營及賊行要路但有窺視遊線一動人馬應弦而倒其間有置毒於箭者即時致死

世宗嘉靖三年四月造佛郎機銃於南京 南京守備魏國公徐繼壽等疏請廣東所得佛郎機銃法及匠作兵部議佛郎機銃非蜈蚣船不能架宜并行廣東取匠於南京造之詔可

十一年二月命工部造佛郎機銃額十二營演習 謹按兵志云八年始從汪鋐言造佛郎機礮頭之大將軍發諸邊鎮今考發邊鎮則自八年而造礮則自三年始佛郎機國名也止德不廢東巡檢何儒招降佛郎機番人因得其船銃等法以功擢用中國之有佛郎機諸火器自佛始兵志及茅元儀武備志云其制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十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輪流取藥安入腹中發及自餘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礮糜碎一種有木架而可壁上守營門之器也原有此製每座約重二百斤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箇約重十兩其機活動乃城上常備之器也始出於西洋番國中國得之更為巧法擴而大之為發鑪乃大佛郎機約而精之為鉛錫鈔乃小佛郎機制雖不同皆由此以生之耳

二十一年正月以陝西總督劉天和所製森藝礮式發山西宣大造用

二十五年七月宣大總督翁萬達上兵器諸制命兵部試驗發帑造之 萬達言臣嘗仿古火器之制造成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鼎母子火獸布地雷等礮屢經試驗比之佛郎機神機槍等器輕便利用因奏請給金二萬兩旨道分給

二十七年三月命工部製克敵礮 唐順之疏曰國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而佛郎機子母礮快槍鳥嘴鏡管後出鳥嘴鏡最捷利以銅鐵為管木窠夾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燃其管甘施雄雌二果以目對果以果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撥人眉鼻無不著者提於神槍而準於快槍火枝至此而極是倭倭用以肆機巧於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

八年四月劉鎮瀛添造新製礮槍許之 總兵戚繼光新製其法似菱角拒馬體輕便利每戰令南兵前行馬兵繼後製為輕車每車一輛進則四人推進如飛上下山坡追奔敵馬利器發步兵由車空以出齊用長槍貫窠以利追殺但北方風動竹帛乾折改製鐵窠窠以代之此 器係添造督臣梁鴻勳代請給價許之 謹按繼光所著練兵實紀有軍器解一卷略言五兵之制又有石礮一種用以守城最利

二十六年三月嚴私煎私販硝磺之禁 凡各有製造火器召商販者必給有印信公文開明硝磺數目又必嚴禁出海商船但極有硝磺即幾遭無故從天津撫臣萬世德奏也 按茅元儀武備志除會典前後所載外礮則有宋火礮宋人開旋風彈柵等語所謂火礮者即威遠礮百子連珠礮虎蹲礮近雷礮燒天猛火無懼礮飛雲霹靂礮爛骨大油神礮萬火飛砂神礮無天霹靂猛火礮毒霧神烟礮西皮礮飛推炸礮威遠石礮造化循環礮雲野礮八面旋風吐霧轟雷礮六合礮無敵竹將軍礮紙糊礮飛濺礮為枝礮風塵礮雙一用礮天墜礮一母十四子礮轟雷礮飛空擊賊震天雷礮車礮則有車輪礮攻或礮葉公神銳車礮十子雷礮銳則有響雷鳥銳子母銳子母百彈銳拐子銳直橫銳夜敵竹銳銜鋒追敵竹落煩毒火雷礮地雷礮合打礮地雷炸礮自犯礮炸礮石炸礮萬彈地雷礮無敵地雷礮穿山破地火雷礮伏地衝天雷礮神武戰機火箱鋼輪礮火鋼輪伏火櫃鋼輪木匣石板木架伏雷礮太極總礮蓋自東南被倭之後痛深創鉅故禦敵之具講之極詳 王圻續考曰今人嘗言佛郎機鳥嘴鏡傳自番舶曾聞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八下 兵考下 十

之參將戚繼光云昔嘗發山東地窖佛郎機乃成祖所著年目錯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鏡管倭倭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崇禎火攻法二十種備從南都神機營銳手編而行之所未得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己巳敵將薄都門京軍隨駕出者過半司馬子讓以軍器局神槍試之火石所及人輒成粉遂解圍去可見兵器備於我朝私習之禁甚嚴於我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朝也 又曰海中戰法攻船為上若以我大船擊敵小船觸之無不壞者其次恃火器或問使敵亦以火攻我如之何曰以火攻敵全藉舵工得人持舵得法我當查據上風則敵之火攻將為風所驅而反攻之矣 源十四

刑考 臣等謹按馬考序略曰苟甚輕刑之名而不恤惡殺之意則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蓋意見宋承積弊之餘法不振而人多玩故為此論也今者真宗以降史又言其刑獄滋嚴往往不以時變因多廢死是因玩法以致濫刑亦其勢所必至矣邇以用武立國刑多殘酷景宗聖訓備教弊更甚其法民懷其恩當時稱治惜其子孫不能承三代之意而復仍其革創之舊以至於衰金初法制簡易一洗故遺此政近乎世宗後經斷事樞密立法治獄最為近古明昌而後遂不能及跡其矜恕之多猶有中興之遺風焉元初循用金律後又定新格頒頒制雖崇尚寬厚而南北異制事例紛繁吏緣為得得以高其手至於數行赦宥咸為佛事緣因豈可訓哉明代規畫井然始末未嘗不祗慎廢後值自成風浸失大體嚴衡與法司分權縉紳由中官制命皆前代所罕聞也茲循馬考體例兼綜而條貫之俾用刑者有所法鑒焉

刑制

宋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州縣官有罪劾司毋輕加杖責 十年十月詔諸主兵官今後刑罰毋杖者以傷人命

景定四年十二月詔禁在京置粟棚私穀因非法獄具是堂憲實嚴禁違者有刑 理宗起自民間其知刑獄之弊初即位詔天下恤刑又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每歲大者以臨軒從囚自謀殺故殺兩殺已釋之人舊憲符印會子獄之弊初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犯枉法外餘死罪情輕者降從流流徙從徒從徒從杖杖以下釋之大寒憲囚及折刑祈雪及災祥亦如之役以建康亦先朝駐蹕之地罪人亦得視臨安減降之法帝之用刑可謂極厚矣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夏夏詔提刑即去囚提刑憐行悉奪杖徒或不行復委幕屬所奏之人類皆肆行威福意所欲餘則令人當鯨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受辜嚴限日復驗勒承催促結放而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或斷新為杖枯擊手足名曰棹柴或不索並施夾兩股名曰夾帮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篩或反縛跪地短管堅木交轡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起棍痛深骨髓聽獄於頂命富貴之家稍有買置動難其受以趁辦月格及添助版帳為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州縣往往專殺故拘鎖罪人或一季半年竟無限日死而後已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前卷十九

卷十九

刑考

又以已杖摧折手足拘鎖尉室亦有豪強賈吏羅織平民而囚殺之甚至戶檢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饑餓而死

者有無力請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為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甲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實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遼制刑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 死刑有新絞凌遲之屬流刑量輕重置之邊城部族之地違則投諸境外又違則罰使絕域徒刑一終身二五年三年半杖刑自五至三十

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法之 謹按遼以用武立國謂禁暴戾查充於刑國初法制有出於五服三統之外者如帝親征服人賈茶諾先帝出取死囚一人賈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兒當以緩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後

因為刑法之用太宗穆宗之制不創大林沙袋鐵骨棒之法木劍面甲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寬宥則擊之其數三百十五至三十沙袋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尺柄一尺許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決之鐵骨棒之數或五或七有重

罪者將決以沙袋先以椎骨之上及四周擊之餘非常用者不可殫述

神冊五年五月詔定法律 置鐘院以達民意 謹按鐘院者凡有冤擊鐘以達於上猶怨獄云

聖宗統和十二年七月詔契丹人犯十惡者依漢律 聖宗冲年嗣位皆知皇后稱制留心聽斷常勸帝宜寬法律帝

杖益習國事銳意於治嘗時更定法令凡十數事多合人心其用刑有能詳審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至是 等科之舊法死囚屍布三日至是一宿即聽收瘞 詔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雖同居亦免連坐著為令 從平章事耶律阿魯補奏請也至二十四年詔凡家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坐官者奴婢犯罪致死聽送有司主毋得擅殺 金初法制簡易輕罪官以柳葉殺人及盜利者擊其腦殺之沒其家資 以十之四入官其六當主併以家人為奴婢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為之 世宗大定八年二月制品官犯賭博法 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帝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前罰之

二十九年申禁民間收職制書 舊禁民間得收制書恐滋訛評之弊甚至言書者乞許民藏之張汝霖曰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識之者蓋不欲使民預測其輕重也今者不刊之典使民曉然知之猶江河之易避而難犯足以輔治不察為便以芻蕘多不欲姑今仍舊禁之

宣宗承安四年五月頒行銅杖式 帝以法不適平常行杖極多不能用遂定分寸鑄銅為杖式頒之天下且曰若以笞杖太輕恐情理有難懸者可再議訊杖尋以刑部員外郎馮言懸官尚苛刻者不遵銅杖式輒用大杖多致人死數諸路按察司糾察親民官以大杖擊人者至泰和元年正月以尚書省奏見行銅杖式輕廢究不畏故命重所犯用大杖仍禁不得過五分

宣宗貞祐三年三月禁州縣置刃於杖以決罪人 初左諫議大夫賈鉉上書言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寸極長短不如式法其者以鐵刀置於杖端因而致死者陰陽愆度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至是詔禁之 金史酷吏傳曰宣宗時高琪用事威刑自恣相習成風雖士大夫亦為所移如石丞圖克拙雷官皆好用麻條擊人號麻推相公連使李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鋒利也內翰馮望淵馮訓雷淵為御史至蔡州得家杖殺五百人號雷半十又有完顏莽伊蘇皆以酷刑聞和卓玉哈里金奈漢之徒官更中大杖刺者也

元太宗六年五月大會諸王百僚諭條令凡當會不赴而私晏者斬諸出入宮禁各有從者男女止以十人為朋出入毋得相雜軍中凡十人置甲長聽其指揮凡擅會論罪其甲長以事來宮中即置權攝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能擅自來往違者罪之諸公事非常言而記者奉其耳再犯者三十杖四犯死諸十人越馬甲前行以木鐵射之百甲長諸軍有犯罪回不遵此法者不能凡來會用馬五十疋為一羈守者五人飼馬二人守克呼蘇魯兒三人但盜馬二者即論死諸人馬不應絆於克呼蘇魯克內者輒沒與畜虎豹人諸婦製海邊遮服不如法者及始者乘以羈牛狗部中論罪聚財為更要

世祖至元五年禁市毒藥 如附子烏頭已五砒霜之類及不通醫理妄行鍼灸或與婦人墮胎者加罪治罪五月詔雲南重囚先令便宜處決恐濫及無辜自今凡大辟罪仍須待報

### 欽定續文獻通考

### 卷九十九

### 刑考

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推背圖書太監歷有私習及私匿者罪之

二十八年五月頒行至元新格 元初尚未有法律守官斷獄徵訟備用金律至元八年始禁行金泰和律其論安國等曰近史天澤地樞纂定新格朕已親覽皆可行之典也汝等亦當留心參酌豈無一二可增減者各令紀錄促議行之 元史刑法志曰古者以墨刑制官大辟為五行後世除月刑乃以笞杖流徙代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重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赦有罪者使汝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之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罪國有疑獄必遣官覆鞫而從之死罪審數無寬者亦必待釋然而加刑而大德問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上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惟知輕重之為尚百年之間天下又豈亦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揆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附用誣行私而凶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儒歲化佛事惑惑意緣因以售其發俾善長者嗚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弛緩而不和檢也

二十九年二月除間刑官鞫治法 三月制贖罰十三等 二十七年七月江淮平章沙不丁以倉庫官盜錢糧請黜而斲其腕帝曰此回法也不允至是定十三等例決元貞七年三月復定贖罪為十二章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文倫盜格 先是至元二十年九月史弼陳項盜之策為首及同謀者死餘屯田淮上帝然其言詔以其事付弼賊黨耕種內地其妻奴送京師以給鷹坊人等至是御史臺言內地盜賊竊發者眾皆由國家赦宥所致乞命中書立為條格實其所屬期至盡歲制曰可  
武宗至大三年十月敕省部官晨集暮退乞弛者罪之

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諭諸宿衛入直官居其次非有旨不得上殿致有關入禁中者坐罪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初武宗即位中書省奏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杖錘歸一遵而行之制可至大二年九月尚書省言國家地廣民眾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為定制從之四年三月仁宗即位諭省臣曰卿等畏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



曉法例老婦酌輕重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官司遵行則犯非者庶無寬抑於是格例條畫有關風紀者號曰風憲宏綱至是復命牽執偉臣取前書而增益焉定為格例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內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格千一百五十一詔赦九十四令類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

文宗天曆二年二月詔諸僮顧者主家或犯罪遺及侵損已許訴官餘非予已不許告許者為令

至正六年四月頒至正條格 王圻續考曰監察御史蘇天爵奏國家自太祖勅定中夏法尚寬簡世祖肇立制度列聖相承皆因事以立法歲月既久條例滋多英宗始命書定為通制頒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祐至今又幾二十年英夫人情有萬狀豈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時官曹材識有高下之異以致諸人罪狀議擬有輕重之殊察條碎目與日俱增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引用不能通舉若不類編頒示中外誠恐遠方之民或未識而誤犯殺妻之吏獨習知而舞文事至於斯深為未便宜從都督省早為奏聞精選文臣學過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圍坐聽讀定擬去取續為通制刻板頒行中間或有與先行通制參差抵牾本末不應悉當會同議實畫一要在詳書情犯顯言法意庶幾民知所避吏知所守 源十五

明太祖吳元年十月命中書省定律令 初帝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取制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而在丞相李善長等二十人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格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寬緩為奸則所以桎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法也又謂臺省官曰元時條格繁冗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之謀殺殺投擲毆殺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毆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歸於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十二月書以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刊布中外

十二月作律令五解頒行郡縣 時律令初行帝謂大理卿周楨等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敢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前所定律令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喻戶曉焉

### 欽定續文獻通考法部

刑考

三

洪武四年十一月命自今官吏犯罪無貸 初元未改弊任進者多賂遺權貴遺買官贖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賄亦莫得而進及臨事輒窳政蓄姦大為民害帝深知其弊故有是令

五年二月更申明章 帝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誤犯罪憲命有司於內外州縣及鄉之里社皆申明高凡

境內人民有犯者書其過名榜於亭上使人有所懲戒 作鐵榜誡公侯申明律令 略曰朕起布衣履股胥官乃平定天下論功行賞封為公侯令傳子孫共享太平之福尚慮公侯之家奴僕等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

六年正月命廷臣坐宮罪得以優贖 時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優贖罪後章吉置設許以優贖始此 謹按太祖此令蓋至後卒校永嘉慶朱亮祖工部尚書夏祥子孫踵而行之廷杖幾為故事武宗正德中杖言事者舒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嘉靖初以議大禮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中年刑法峻峻雖大臣不死史言其四十餘年間杖殺朝士倍蓰前代公卿之辱自古未有每公卿猶可言也王振劉瑾魏忠賢之徒疊起而得志率由於此蓋蓋杖用內官行杖用衛卒士大夫既聽命其手則欲小人之不歸誠於彼而君子之不觸其禍難矣全稱廷杖之制自太祖始今考太祖三十餘年中實無明文創為此制而以六年之詔證之尤信然則太祖時偶為之而不圖其後世之因而其焉是故用法不可不慎以為創自太祖則非也

十一年更定大明律 先是帝既頒律令又念倘有輕重大宜有非中典乃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日進二十餘條親為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當目一準於唐曰禁衛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鬪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撥唐律以補遺二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其間擅興盜賊等輕重之宜每成一篇輒繕寫寫以進上命揭於兩廡之壁親加裁定及成行天下 十五年十月敕刑部申明越訴之事 明史刑法志曰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訴京師及按其事往往不實乃嚴越訴之禁命老人一鄉同訟會里有決之事重者始於官然卒不能止越訴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邊當德時越訴得實

者免罪不實仍成邊警恭中不問虛實皆發口充軍後不以爲例也

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 大惡十日謀及曰謀曰逆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  
內亂雖當赦不原貪墨贓盜曰監守盜曰竊盜曰常人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當議者八曰議親曰議故曰議功  
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動曰議貴曰議家太祖諭太孫曰此書首列二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屬愚民無知若於本  
條下即註寬恤之令必勿而犯法故以廣大奸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  
太祖覽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以所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風法以申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論之曰吾治  
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三十年五月作大明律註成 帝諭羣臣曰朕傲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刑者爲今行之既久犯者猶衆故  
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  
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編次成書刊布中外其目有十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  
解物曰漚派拋荒田工曰倚法爲奸曰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實曰震于士夫不爲君用其罪至抄割  
次年復爲繕編三編各頒學宮以課士重置塾師教之因有厥大誥者罪廢者及時天下有讞讀大誥師生來朝者  
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道是頒學宮以課士重置塾師教之因有厥大誥者罪廢者及時天下有讞讀大誥師生來朝者  
皇帝建文四年九月己卯即他定功臣死罪例  
成祖永樂八年七月甲子不肖景 皇太子謂禮部尚書呂震曰人情相愛則刑以多男民庶者國家之祥也近  
聞京師愚民厭多男子往往生子輒毒而不宜嚴行禁止若有犯者兩鄉亦並罪之

十六年十一月甲申嚴官之禁 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勅刑部官吏受贓者並罪通賄之人從其  
家於違著爲今日久法地改復申飭之  
十九年七月嚴自宮之禁 後洪熙元年三月復申此禁論刑部尚書金純等曰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今自宮以求用  
者苟圖一時富貴而絕其祖父不顧尚有誠心事者哉其罪之勿貸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十九 刑考  
十四年六月定生員犯罪等差 時有生員犯居喪娶妻及挾妓飲酒者例應充吏刑部言生員無志讀書者往往故  
犯以求脫免竊聽罪充吏免道唐來若犯受職奸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充兩京國  
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爲民庶膳仍道唐來從之

英宗天順五年二月刑法司凡錦衣衛所行事任人者許與辦理 刑法志曰錦衣衛者世所稱詔獄也太祖時天  
下重罪速京師者收繫獄中數與大獄多使斷治所獄殺爲多後一二年生飛張錦衣衛刑具以說因送刑部審理成祖  
幸紀綱令復典獄其黨莊敬等緣借作奸數百端久之被網而錦衣典獄如故挾校過門如被大盜官爲業業  
均收其利其初太祖嘗欲計而預防之而子孫卒以是一禍禍始於成祖一念之私而其毒至千數世而未有已  
憲宗成化十三年正月置西廠官校刺事 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爲耳目故即位後專倚  
宦官立東廠於東安門北令發暗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時高銘領東廠又別設  
西廠刺事以注直督之所領總騎管東廠自京師及天下字字偵事雖王府不免直中廢復用先後六年冤死者相  
屬勢逼出衛上倉直數出邊監軍大學士輩嘗言京城眾口一詞皆以革去西廠爲便伏望能革官校悉回衛管帝從  
之尚銘專用事未幾亦罷後正德元年命邱聚領東廠又設西廠以命谷大用皆劉瑾黨也西廠爭用事遭違奉刺  
事於是無賴子乘機爲奸天下皆重足立瑾又改惜慎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掌府舊地爲內辦事廠自領之京師謂  
內行廠雖東西廠皆在同案中加酷烈焉瑾謀西廠內行廠俱革獨東廠如故至國亡乃已云

嘉宗天啟七年十二月 時劉朝宗 詔革大初 先是劉瑾創爲立枷至忠賢益爲大枷又設斷春隨指刺心之刑中外  
側足都人至不敢偶語詔革大初 先是劉瑾創爲立枷至忠賢益爲大枷又設斷春隨指刺心之刑中外  
側意總理刑類憲大臣多下獄者十四年大學士沈復粹請誅督獄中文武累臣至四百四十有奇其可痛十  
六年給事中葉振聲請罷詔擬廷杖言在法相沿要以待天奸巨惡謀逆督獄之徒俱爲臣子語言狂誕說也俱不報

所謂國事日棘惟用重法以變章臣救過不暇而卒無補於亂亡者也 三十六  
快流 記及

家富宗嘉定六年時鈔法格令行告計警與抵罪竊盜者限其嚴上聞起居舍人真德秀奏言自此竊盜之患以漸給  
遼 秦略曰頃者朝廷以槍幣日輕行新令慮民之虧歲日利微之以沒人家背之法中外有司苟能體朝廷之意擇  
其甚者而加懲則人孰不畏乃有胥吏利其多背而以傾奪者閭巷平時睚眦而因以中傷者夫估籍之禍甚於  
刑誅刑雖難酷痛止其身背財一空虛室薄產今乃不量其輕重而輒施之是豈朝廷立法之本意耶當此即需之餘  
伏望自今民間有違犯約史諒者止當嚴置憲典不許更籍其家  
遼刺死刑之外有竊盜之法流徒刑有黥刺之法  
興宗重熙二年定黥面之罪 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頤之右四刺左至於五則處死  
金太祖六年三月敕尚書省祖父母父母無人侍養而子孫遠遊至經歲者甚傷風化雖舊有徒二年之罪似涉太輕  
其致前律再議以聞

元統法五年數杖數相附麗為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流則而人遷於遠北之地北人遷於湖廣之鄉 諸徒囚  
董綱帶錄居役夜則入囚穿房其流罪發各處也種者止令監臨關防也種流逃因從惟女直高麗二族流湖廣餘  
並流尼嚙罕及取海青之地奉定聞又從御史言以職官職污者流放廣南 謹宗元制流罪北人徙南人徙北去  
家萬里往往道死文宗天曆二年始更遷徙法凡應徙者檢所居遠近移之千里在道遇赦者皆得放還如不復再犯  
徙之本者不毛之地十一年無過則宣移之所遷人死妻子聽歸土著  
世祖至元九年十一月十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陰謀反大逆殺祖父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並正刑外餘犯死罪  
者令充日木古城餉餉事從之

文宗天曆元年十月十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歸其家請勿沒其人妻子制可  
明制徒刑五折囚徒者奴也蓋奴者之謂罪人入於罪流法當以工役  
和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蓋降死一等惟流與元軍為重  
惠帝建文四年四月甲戌初九日命雜犯死罪及流罪赴北平種田 帝諒法司曰前令罪人入米贖罪以省轉輸之苦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九 刑考 五  
間有貧不能致死者往往覺感以死非朕本意自今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種田流罪三年  
死罪五年後錄為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輸役如故仍選徒罪以下罷職官既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成有成績者  
授無成仍坐原罪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詔官史人等為事充軍者止終本身 刑法志曰明初法嚴充軍者悉以千數數倍而後以萬計  
矣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產者或許無軍屋戶名未除者朝廷遣御史清軍有缺必補每當勾丁逮捕族廣里長延及  
他甲難犬為之不寬論者謂既減死罪一等而法反加於刀鋸之上至國丁戍籍猶有存者刑莫慘於此矣  
世宗嘉靖六年七月更定充軍之制 後二十九年五月給事中俞贊又奏比者遺書孔棘軍伍空虛與其投生人於必  
死之地不若少寬其法因而用之夫今之充軍罪犯附近之外不過口邊銜口邊連口邊連而已南北地里不過口本  
省隔者再隔省而已以罪之輕重權地之遠近邊衛可以本省擬配邊遠可以隔省擬配極遠可以再隔省擬配如內  
省無邊方者可以隔省附近邊方擬配邊衛其邊遠極遠亦可依類遞配庶解者易至逃者易勾而有司亦便於遵守  
部覆從之

二十二年二月定鴿茶誦戒例 時戶兵二部議自今犯鴿茶五百斤以上者本商與轉賣之人誦戒近衛原係近衛  
者罰邊遠主家係偽茶至十斤以上者亦依前例編發其不及數者比私鹽律請著為今從之 三十七  
詳議 戶兵

字富宗嘉定四年詔中檢驗法頒行天下 先是孝宗溫熙初浙西提刑鄭興會上檢驗格詔頒之凡尸傷檢獲必給  
三本一申所屬一申本司一給被害之家至是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檢驗官損輕作重以為無差說交互以故奸吏  
得出入一罪乞以正背人刑隨格日給下令於傷損處依樣朱紅書畫唱傷損原無異詞然後署押認從之檢驗之  
必具刑與格自此始  
遼太祖七年十月詔羣臣分決薄訟 詔曰朕自北征以來四方訟積積薄頽多今休養恤民羣臣其副朕意詳決之  
無或寬枉乃命北府宰相蕭道齊分道巡決以觀古鏡其事 遼史康默記傳曰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康默記

錄處下推梓律也論決輕重不差覺惟禁錮者人自以為不為不 進道官分道疏決自此始聖宗時始置大理  
卿及正主詳決獄訟之事猶處其未盡視為錄囚數遣使詣諸道審決冤滯如邢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為無冤  
與宗重熙八年詔有言北院處事失平擊鐘及遷駕告者悉以奏聞 時有司積蓋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  
中書今張儉三乞申理帝勃然曰卿欲我償命耶依曰八家老稚無告小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從之又大理  
正劉仲嘗因獄奏上通與近臣語不願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帝大驚異擢樞密都承旨  
仲凡三為大理明法而怨業冤獄全活者眾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八月詔尚書省法寺斷罪輕重各有期限毋致滯留 帝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雖無疑者亦  
經旬月何耶參知政事叩頭道對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帝曰法有程限而軌違之弛慢也罷  
朝御批送尚書省曰凡法寺斷罪重各有期限法官犯犯皆的決豈敢有違但以卿等所見不一至於再三批送其議  
定奏者書奏牒亦不下旬日以致多事滯留自今當勿復爾後二十二年又謂宰臣曰凡尚書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斷  
便可聞奏如烏庫哩公說事近取觀之和送法司如法裁斷再送司直披詳又送聞寺參詳反覆三次妄生情見不得  
結絕服以國政不宜滯留自今可止一次送寺聞寺批詳苟有情見即具以聞無使留滯

世祖中統三年四月詔詳讞冤獄 詔凡犯刑至死者如州縣府審問獄成即行處決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續一差誤悔將何及人命至重朕實哀矜今後凡民間犯死刑及部曲獲重罪鞠問得實先具實情事始未奏聞待  
報 至元年三月初有司毋得留獄滯訟以致赴訴違者官民皆罪之 刑志志曰詔書批罪越訴者笞五十七  
惟本屬官司有過及有冤抑處不理或理斷偏屈并應合理迴者官民皆罪之 刑志志曰詔書批罪越訴者笞五十七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六月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帝謂刑部尚書聞潁口天下事不可徇名失實近聞審賈  
之法但因自時之名不曰今是昨非僅有大同小異審賈者未必盡心告訴者未必盡情服深知其弊調宜戒之  
十七年閏十月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送大理寺審覆然後決之 是年建三法司於太平門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之十九 刑考

外鍵山之陰命之曰貫城詔論刑官以法天慎事之意

三十年六月吏定會官書錄之初 初制有大獄必面訊十四年會訊賈奏論決至是置政平論理二檔審論重囚論  
刑部曰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餘俱以所犯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論理簿傳旨諭之其無罪應  
釋者持政平福宣德意遣之總今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閩及駙馬驍聽之錄覓者以狀聞無  
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論如律諸難犯准時

成祖永樂二年四月定熱審之例 諭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病無所仰給必死輕罪而死與枉何異令五府  
六部六科協助等盡數日疏決凡死罪獄成者俟秋處決輕罪即決遣有違引待辦未能決者令出獄聽候 明制  
熱審始此

七年閏四月諭法司發遣重囚必五覆奏 十一年四月諭三法司云大辟先疏情實極五覆奏必不可恕而後設之  
職典刑獄毋為深文苛察毋以愛憎為捨金肆情徇私罰及無辜雖目前苟逃刑憲天地鬼神監臨在上不爾貸也  
二十二年十月 明仁宗命大學生會錄囚者為令 大理寺奏決重囚帝特召大學生楊士奇楊學敏劾致上榻前論  
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悉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誣誣先帝數知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若  
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細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

閣學士同審錄始此

宣宗宣德元年十二月以天寒錄囚 勅南北刑官曰今天氣寒濕囚淹繫深軀朕懷其情罪不分輕重期以三日  
悉具以聞朕將親閱焉 謹按明歷無寒審之制而間行寒審之事至崇禎十年代州知州郭正中疏及寒審帝命所

司求故事尚書郭三復引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諭刑部尚書楊瑄錄囚永樂四年十一月諭呂震出久繫囚九年十  
一月責法司放赦擊囚今年十一月帝親閱疑獄宣德四年十月明皇太子千秋節減省獄囚他如永樂十一年十  
月遣副都御史李慶齋審會皇太子錄南京囚及是年事皆寒審中最著者而三復未暇詳舉觀其寒審無近例一  
言可知宣德以後舉行此制者蓋莫矣

英宗天順三年十月定朝審之制 命每歲霜降後凡應決罪囚三法司會侯伯審錄永為定制  
憲宗成化五年六月申明大理寺參問刑官之制 大理寺評事張鉉言大理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  
間或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參問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用嚴刑迫因誣服其被糾者亦  
止改正而無罪送自今許本寺參問寺卿王概覆奏如議

世宗嘉靖六年八月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 謹按欽明大獄錄乃張桂著三司時得請於帝而為之名曰欽明實  
寃獄耳今存其書名於此以嘉靖初年故典俾覽古者因是以推所由來亦考鏡之一助也是時李福達者有罪出入  
郭勳家御史馬錦窮治之於是科道交章劾勳勳自訴於帝謂臣以議禮綱舉怒帝信之悉逮繫錄等而命張璠桂芳  
方獻夫署三司事覆訊擬錄錄執和故入罪免死承戎其以勳死拷掠者十餘人餘皆削籍戍邊璠等自謂平反有  
功因有是編之請帝從之刑法志曰是獄所坐大抵瑣三人夙嫌者以祖宗之法依權臣排陷而帝不悟也

十年四月刑科請筋恤刑官毋得任意改招 給事中張養蒙言獄貴和情自古記之諸臣奉命審鞫據原招以別矜  
疑允服輸之御議法司奉旨議覆據原奏以定九取可否請自上裁倘有原招未應辨放而任意改定則是和情不足  
貴而重犯可故出也乞勒恤刑官止擬原招詳奏或事改寬抑亦不得先啟原招後加參語

神宗萬曆十一年十月申審決之例 禮科給事中李以謙言每歲錄囚不曰處決而曰審決恐臨決之有寬抑所以  
再加詳審也近年各省直過審決之期但擇情重者決之是處決而非審決也宜行巡按御史虛心諷諭有情與律背  
事與招違者即為辦理事雖不完執詞不服者亦錄決待再審勿一概行刑從之 三十一

贖刑

違制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 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  
元制諸杖民官公罪之輕者許罰贖贖官犯死者贖諸年七十以上年幼十五以下不任杖者贖諸罪人瘡萬殘疾  
有妨科決者贖 每笞杖一罰中統鈔一貫

明律題嚴凡朝庭有所駭懼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而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九 刑考 七

管邊足儲振荒官前頒給諸大費往往即給於贖贖二者故贖法比歷代特詳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  
贖者律贖無收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開於太祖云  
成祖永樂十一年五月定贖鈔例 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重者依律處治外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  
榜例死罪六十貫流徒杖笞納鈔有差

英宗正統九年十二月定納草贖罪例 戶部言民間鬻草歲用不給請令法司囚犯以四分爲率二分仍舊違礙  
糧二分輸草二分死罪納草一千八百束三流並徒三年一千四百束徒二年半以下以次遞從之  
憲宗成化二年三月定婦人犯法贖罪例 時廣東按察使婦人犯笞杖并徒罪者例俱的決但所犯多緣違累甚  
為可憫乞依納鈔事例為他法司議自後所犯姦盜不考行審無力與樂婚的決餘悉納贖者為令

孝宗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銀錢之制 嘉靖七年十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  
不同鈔貫止聚於都下錢法不行於南方於是重修條例奏定贖例在京則做工運因糧運灰運磚運水與炭五等運  
灰最重運炭最輕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其有力視在京運因糧稍有力視在京做工月為折贖婦人蓄有力與  
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贖軍應錢鈔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  
者每笞二十應鈔六百文折銀七錢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

神宗萬曆十五年二月令府州縣自理贖贖但令折假不許納銀有徒杖不能全完者量減石數其充軍罪重情輕者  
亦許納贖 三十九

赦宥

宋甯宗淳祐二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三年七月臣寮奏乞今後疏決先期降旨犯罪在指揮前許引用恩赦如指揮  
後有犯雖有停決不在原減之數其合引赦人不許於停決前輕行斷遣如或違戾並從放出入罪條制施行 邱  
濬曰赦之初說為膏炭也後世相承不能復古然曠蕩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時而作使人莫可測知可也宋人為之常  
制而有定則人何編笞以需其期非獨刑法不足以致人懼而裁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遠興寺重照八年十一月以皇太后行再生禮大赦  
皇太后起拜九帝詔御容遠望眉目蓋進相祖廟成  
河神此禮以饗廟君恩而其微望本亦行也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 尚書省言內即今富察台布官刑部內錢立德政碑復有餘錢二百餘貫罪當廢  
仍免徵贖上以倉儲勿敘

章宗泰和三年惠州醫者孫士明擅用黃紙大書物賜神錢先生等十二字紙尾年月某作寶樣朱書青龍二字以誑  
市人有司捕治欽伏值大理寺議宜准偽造御寶雖會赦不應原宥知政事費鉉奏天子八寶其文各異若偽造不服  
用況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

元世祖大赦凡六別有別釋罪輕者二 趙天麟上策曰赦宥者欲以慈惠瑕穢與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為莫大  
之深惠以致治者論之則非太平之常事近世以來郭天記宗建儲立后未有不釋赦者僥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敢  
非濫之心哉養林著於民口縱豺狼於當道獨不念宮禁嚴而福平民子又況大赦之後奸邪未嘗衰止朝脫困囿夕  
擲繩網其不能化自新亦已明矣夫當罪而宥之當赦而生之亦猶來風隨於霜雪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  
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伏望陛下信實決罰無肆赦宥使上下有紀內外絕憚

明制凡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者十惡及叛者不赦律文曰赦出臨時定罪名特免或降職從輕  
者不在此限十惡不睦又在會赦原赦之例此不赦者亦得原宥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仍依常赦不原之律  
太祖洪武八年正月籍請代父受死者罪 時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罪當杖請以身代帝以出於至情特釋之十五年九  
月北平民以誣違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帝曰可矜代枉出於至情不可不罪法云十五年天策衛卒吳英父擊

獄英詣闕自陳前日法重罰人不輕犯吏繫則下無遺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秦  
有鑿頭抽脅之刑而國成市未聞用高鞭之法可致竟齊之治也又嘗聞尚書劉唯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梁刑罰  
者懲惡之藥石倉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前石之法可謂善治乎

宣宗宣德七年三月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 時史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兄嘗為御史以誤決  
死因獄罪懇乃極刑家當當罷不錄帝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朕記憶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屬當罷  
念成材之難特命吏部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懲為州判官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申明濬禁罪囚之條 時大理卿曰曷鳴言內外刑獄屢轉奏復有至三五年不成獄者淹  
繫無算多至瘦死宜令情輕者官親鞫不得轉奏詔如議 刑法志曰憲宗時山西巡撫何喬新劾奏延延獄詞食事  
尚敬源因言凡二司不決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應宜奏請就問帝曰刑獄重事固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  
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決斷無罪拘幽往往瘦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著淹禁罪囚之條其即以喬新所  
奏通行天下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以甲元建歲命停刑 刑法志曰帝雖屢停刑尤慎無赦疑臣屢屢援故令欲有議建大獄聖建言  
諸臣益持不允及十六年同知姜乾鵬殺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當發口外乃特命如詔書宥免而以遠誥責廷相等  
三十七年出手諭言司收未盡得人冤抑不知其變爾等宜體朕心加意於恤通衍天下咸使喻之卿等亦有哀痛之  
意末年主事海瑞上書觸忤刑部當以死帝特其章不下瑞得長繫得宗立徐階緣帝意為道詔盡理諸逐臣優恤死  
亡縱釋幽繫請詔書者無不嘆息云

神宗萬曆元年五月詔慎刑獄 時刑科侯於越疏疏恤刑言匹婦含冤三年不雨苗一物之失所皆足上千天如今  
在監諸囚既無復生之理當治其待死之日需索嚇詐獄年不可不裝那裏暑而獄舍不可不修繕汚穢積穢除除不可  
不勤瘴疫傳染鴻染不可不時其未成獄者尤當詳審毋令兇殘之吏橫加箠楚羅織誣陷大小問刑衙門事無干涉  
勿得枕響老幼婦女非盜盜人命勿得輕用慘刑如是則好生之德同天地矣疏入遂有吳命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九

刑考

難矣御史陳前日法重罰人不輕犯吏繫則下無遺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秦  
有鑿頭抽脅之刑而國成市未聞用高鞭之法可致竟齊之治也又嘗聞尚書劉唯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梁刑罰  
者懲惡之藥石倉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前石之法可謂善治乎

宣宗宣德七年三月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 時史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兄嘗為御史以誤決  
死因獄罪懇乃極刑家當當罷不錄帝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朕記憶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屬當罷  
念成材之難特命吏部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懲為州判官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申明濬禁罪囚之條 時大理卿曰曷鳴言內外刑獄屢轉奏復有至三五年不成獄者淹  
繫無算多至瘦死宜令情輕者官親鞫不得轉奏詔如議 刑法志曰憲宗時山西巡撫何喬新劾奏延延獄詞食事  
尚敬源因言凡二司不決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應宜奏請就問帝曰刑獄重事固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  
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決斷無罪拘幽往往瘦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著淹禁罪囚之條其即以喬新所  
奏通行天下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以甲元建歲命停刑 刑法志曰帝雖屢停刑尤慎無赦疑臣屢屢援故令欲有議建大獄聖建言  
諸臣益持不允及十六年同知姜乾鵬殺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當發口外乃特命如詔書宥免而以遠誥責廷相等  
三十七年出手諭言司收未盡得人冤抑不知其變爾等宜體朕心加意於恤通衍天下咸使喻之卿等亦有哀痛之  
意末年主事海瑞上書觸忤刑部當以死帝特其章不下瑞得長繫得宗立徐階緣帝意為道詔盡理諸逐臣優恤死  
亡縱釋幽繫請詔書者無不嘆息云

神宗萬曆元年五月詔慎刑獄 時刑科侯於越疏疏恤刑言匹婦含冤三年不雨苗一物之失所皆足上千天如今  
在監諸囚既無復生之理當治其待死之日需索嚇詐獄年不可不裝那裏暑而獄舍不可不修繕汚穢積穢除除不可  
不勤瘴疫傳染鴻染不可不時其未成獄者尤當詳審毋令兇殘之吏橫加箠楚羅織誣陷大小問刑衙門事無干涉  
勿得枕響老幼婦女非盜盜人命勿得輕用慘刑如是則好生之德同天地矣疏入遂有吳命

遠興寺重照八年十一月以皇太后行再生禮大赦  
皇太后起拜九帝詔御容遠望眉目蓋進相祖廟成  
河神此禮以饗廟君恩而其微望本亦行也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 尚書省言內即今富察台布官刑部內錢立德政碑復有餘錢二百餘貫罪當廢  
仍免徵贖上以倉儲勿敘

章宗泰和三年惠州醫者孫士明擅用黃紙大書物賜神錢先生等十二字紙尾年月某作寶樣朱書青龍二字以誑  
市人有司捕治欽伏值大理寺議宜准偽造御寶雖會赦不應原宥知政事費鉉奏天子八寶其文各異若偽造不服  
用況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

元世祖大赦凡六別有別釋罪輕者二 趙天麟上策曰赦宥者欲以慈惠瑕穢與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為莫大  
之深惠以致治者論之則非太平之常事近世以來郭天記宗建儲立后未有不釋赦者僥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敢  
非濫之心哉養林著於民口縱豺狼於當道獨不念宮禁嚴而福平民子又況大赦之後奸邪未嘗衰止朝脫困囿夕  
擲繩網其不能化自新亦已明矣夫當罪而宥之當赦而生之亦猶來風隨於霜雪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  
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伏望陛下信實決罰無肆赦宥使上下有紀內外絕憚

明制凡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者十惡及叛者不赦律文曰赦出臨時定罪名特免或降職從輕  
者不在此限十惡不睦又在會赦原赦之例此不赦者亦得原宥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仍依常赦不原之律  
太祖洪武八年正月籍請代父受死者罪 時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罪當杖請以身代帝以出於至情特釋之十五年九  
月北平民以誣違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帝曰可矜代枉出於至情不可不罪法云十五年天策衛卒吳英父擊  
獄英詣闕自陳前日法重罰人不輕犯吏繫則下無遺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秦  
有鑿頭抽脅之刑而國成市未聞用高鞭之法可致竟齊之治也又嘗聞尚書劉唯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梁刑罰  
者懲惡之藥石倉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前石之法可謂善治乎

宣宗宣德七年三月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 時史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兄嘗為御史以誤決  
死因獄罪懇乃極刑家當當罷不錄帝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朕記憶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屬當罷  
念成材之難特命吏部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懲為州判官

經籍考臣等謹案馬端臨以經史子集分部素自為經籍考所采錄悉本歷代史志及王亮臣崇文總目評論則以  
是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為宗又復旁參衆說折以己見凡著者之本末流傳之真贋文理之純駁均具皆有  
考焉若王圻續考不論書之存佚一切摭據汎濫無稽則失夫端臨矜慎之初指矣臣等謹據四庫全書按次編錄每  
類之中或刪其目或易其名皆參諸四庫全書而於馬稍為變通以歸允當其間議論自宋元明諸儒外近世則來自  
顧炎武王士正朱彝尊諸人為多其他論說之有當者亦俱載之

經籍

遵太宗大同元年二月取晉國籍居巖石經悉送上京 遵史文學傳序曰遼起松漠太宗以兵經粵方內禮文之事  
多所未備及入汴取晉國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脩舉

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以女真字考經字都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軍 九月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揚  
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命頒行 帝諭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正欲使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

二十六年三月制明宗穆昆兒先讀女真字經史然後改襲 從親軍完顏希弼言也曰稍通古今則不敢為非爾  
元太宗八年六月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 從中書令耶律楚材請也

世祖至元四年二月改經籍所為宏文院 十年正月立秘書監掌圖書經籍  
二十七年正月復立興文署掌經籍版

十一月八月明武宗即位中書右丞相博羅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命刻板摹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詔曰此乃孔子之微  
言自王公逮於庶民皆當以是而行

仁宗延祐四年四月以大學衍義譯國語 先是帝為太子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釋之帝曰治天  
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賜臣下至是翰林學士承旨和塔拉都里默色劉廣寧譯大學衍義以  
進帝復命翰林學士河琳特穆爾譯以國語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二十 經籍考

文宗天曆二年九月敕翰林國史院官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為經世大典 至至順二年四  
月成凡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 今佚 陶宗儀輟耕錄曰元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有以  
書獻者予一官江南江蘇書多者止三家莊襄歷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取其家藏悉兵道圖讖千紙恭條悉  
付祝融氏及收拾爐餘存者又無幾矣慶曆嘗為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  
卜方技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 陸深金臺詭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謂之學租以供師生  
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雖校刻董顏有精者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七月以翰林院典籍司藏書 初洪武二年設秘書監丞典司經籍至是從吏部之請罷之而以  
其職歸之翰林院典籍藉至十五年又設司經局詹事府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刊輯之事正正本副本以備進  
覽又有古今通集庫亦以藏書

成祖永樂五年十一月詔編永樂大典成 先是命解縉纂修類書為文獻大成已而嫌其未備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至是告成凡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賜名永樂大典 謹案明修是書最為浩博永樂六年詔令繕寫一部未完而  
輟至嘉靖中乃續繕成之今原册尚存所缺僅十之一其中載多世不經見之書第依韻綴字躡襟不倫無當於柱下  
之藏也

乾隆四十八年戊 皇上特命儒臣詳加校勘完善者存之散見者良之芟蕪除謬區別至精凡書佳者悉已繕錄  
彙入四庫次則標存名目列於書末真莫倫之大幸矣

英宗正統六年六月詔編文淵閣書目 楊士奇等上言文淵閣見貯書籍有祖宗御製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  
自永樂中南京取來向於左順門外北所收貯未有完整善目近奉旨移貯於文淵閣東閣臣等遂一點勘編置字號  
輯成文淵閣書目請用廣運之寶鈐識仍藏於文淵閣永遵備稽庶無遺失制可

世宗嘉靖十一年七月南京京司監刊修二十一史成 初南京京司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  
間古本都議慈恩溫煇奉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交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兩處總督來所刻

世宗嘉靖十一年七月南京京司監刊修二十一史成 初南京京司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  
間古本都議慈恩溫煇奉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交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兩處總督來所刻

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至是以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原四十一

經易

宋王宗傳易傳三十二卷 宗傳發題曰夫子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元體又曰其為道也屢遷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天下有生生不窮之理相與相推有當否而吉凶以生聖人觀斯人之流轉於吉凶之域而莫知所趨就也故告之以無危不乎無易不傾此物理之固然者人能終始以致其懼則無咎矣然則其大旨可知矣河南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均謂是歟

朱元昇 易備遺十卷 納剛性德曰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但有端龜命者言山海各之兆原無象辭所繫之辭宋東嘉來日華氏精心象數之學以為天下有亡書無亡言夏時坤乾之言即河洛先後天之圖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圖之為洛書生連山象數圖以備易易之遺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為河圖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因先天後天之體用即象數之合以證義文之合以卦爻象象之辭證互體演反對互體圖例以備周易之遺而首之以河圖洛書之辨

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二卷 錢曾曰易有象數明於象數而後易可請啟蒙專明象數蓋為讀本義者作耳胡方平通釋之象本圖數而形於卦畫數行者象而達於變占易之理用全矣

命河圖周易集說四十卷 納剛性德曰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圻猶球之持論謂顧命河圖與大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耳竟倉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白石而有文者其五說則異原四十二

明黎清周易象引十二卷 黃宗羲曰清一生之力盡用之易四書家引爾騷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及履體驗止是虛而已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者取卜象筮占決疑為戲又辨七占古法皆佳論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 錢自述曰問性即理乎曰然問氣即理乎曰然愛親敬長數於外即其具於中者也問氣有原

卷二十

經籍考

二

乎曰有之易曰易有太極詩曰有物有則天極者易之翕則者物之理故曰純精也含是而談理氣主矣又曰陽有知而陰無知是故質受神以為運魄實魂以為識陽有去而陰常居是故災人燬而反存花邑落而朽助人生為陽志則宰而氣則從氣為陽中之陰人死為陰氣則升而魄則止氣為陰中之陽原四十三

陸起龍周易易原編原四十四 起龍自序曰採漢唐宋以來註疏暨家藏本刻本多至充棟等之成性龍病其蹟而祿遂歸根易簡融會精理象而成編

黃道周家正十六卷 黃宗羲曰漳浦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歷三乘易卦為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文會閭精積蘊無不脗合詩與春秋述為文數也家而下既濟未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燦若觀火

李奇玉雪園易義四卷圖說一卷 曾勳曰奇玉觀象玩辭則一本於說卦觀變玩占則兼取乎中爻至於陰陽倚伏宜欲以包荒小人為量蓋有慨於黨人之禍拳自君子云

黃瑞伯易疏五卷 文德翼序曰先生之言曰八卦三變五變有不變之世又則易之元命也推而究之卦卦一卦亦無不若也歸實初家主坎二取用下女之文恆用下男之畫故曰一君二民寓不變於眾變之中隱變於不變之內至矣乎觀其乾略置僅吉司怪主下而已乎即五行傳六甲書皆尊數之主啟兆之質古人譬術獨龍入闈室不可謂人為目也四易之變不盡於六龜九筮而飛伏之化寓焉先生葉叶靈樞符文宣學易之年以此成書合之諸家椒說靈元之策無不匯為一元易雖大共之書稱為先生大則之書無不可矣

欽羨諸易緒言二卷 錢激之序曰莊子曰易以道陰陽陰陽二氣迭為消長夫以五陽決一陰其詞曰剛決柔也剛以五陰剛一陽其詞曰柔變剛也夫決者乎號變者歟乎雖勝敗各有天馬要其主拙難易之數未可同日語矣以是三易聖人於十二辟卦謂以詞陰陽之會於陽多危辭勝馬於陰多成辭馬而其意當主於庇陽以是為扶抑之義而已者周易緒言情見乎詞猶之作易者之苦心也原四十五

經書



宋傅寅禹說斷四卷 齋行簡序卷之取古書天官地志釋歷權度并田兵制分寸毫釐除抄忽之說又觀焉考  
窮日復不竭月累歲積遂取其書為之圖條列說而斷之也  
元金履祥尚書表志二卷 柳貫曰仁山早歲所著尚書釋句解既成書兵一日起然自悟擬取說猶他道經復  
請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深說一一易見因推本大師之意正向畫斷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  
微事為之概考正文之按曰尚書表志而自序之

元吳澄書表言四卷 趙鼎注法 納剛性德曰吳氏獨有今古文置古文而不釋其見可謂卓矣至其考據詳博聲正  
錯簡咸皆確當學者將以明經法感於其言一書必有取爾矣

董鼎尚書輯錄卷六卷 吳澄曰輯錄義法固異其俱有所裨而伯載其國蓋在秦陽之地而非上黨靈關之秦武  
王伐商兵渡漳水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却齊桓伐楚先清蔡而後入楚境也輯錄引重錄故重之問謂吳才  
老以戡黎為伐紂時事召詰二月甲子周公用命命度殷侯甸男邦伯多士為即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作  
於祀洛次年之三月集注引陳樸翁前之說以此三月詰殷士為周王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上觀東存不以祭之從鄭  
為然也又舉一二端則季章之有功多矣 四十一

明書傳覽卷六卷 翰林學士劉三吾本敢撰 顧炎武曰此書者克典謂天左旋日月星辰運天而右旋主陳氏祥  
道高宗形日謂祖庚庚禋祭高宗之廟王金氏履科而伯載黎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洛洛惟周公保侯文武受命惟七年  
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陳氏樞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厥貢主蘇氏賦謂賦與田正相當澤澤渭汭主孔傳水北  
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陳氏樞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厥貢主蘇氏賦謂賦與田正相當澤澤渭汭主孔傳水北  
洛語又取東征之說自相抵牾耳每傳之不充關於氏之麗主業氏惟金勝周公居東駁孔氏以為東征非是至  
目必出虞來亦考說自相抵牾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以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  
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云

梅鷟尚書考異五卷尚書攝五卷 鷟自序畧曰來子云古古文東晉時始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無而為有將以誰欺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 想籍考

安國不言史記不載使聖人正經反附偽書以行世隋唐以來十餘年自是虛妄章句之外曾無一人為聖經之忠臣  
義士者豈不痛哉予作此譜使古又廢與之由先後義備之辨如持諸掌原義釋章句之未備云 謹書焉是書辨正  
古文尚書其類二十五篇為皇甫謐偽作雜取諸傳記中語補綴為之則字由殊時而一理聖賢異世而同心不得以  
其詞之相近而遺疑其相襲誠如陳第尚書疏所云者至其辨孔傳非安國所作則指摘多有依據如謂灑水出谷  
城縣兩漢志並同晉始有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秦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  
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全城孔安國卒於漢武時載在史記則猶在司馬遷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凡此之類後證皆  
確固非好為搢擊者比也

艾南英尚書圖注 南英自序畧曰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何可汶汶是編內注一遵欽氏則繁就簡以便  
記誦有不可廢者仍錄外註諸儒之論足與傳註發明感收之以備參考聞有訂說疑皆出前儒之旨無敢師心  
若乃疆域之下形勢表裏之獨詳古今都會之孰優以至河道之轉徙轉運難易尤加意焉形勢要守國之所重而  
河淮汶濟之間又今日之不可不講也 四十七

經詩

宋兗處丈詩補傳三十卷 處丈自序畧曰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則定詩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况詩序  
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為夫子之言登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錄二南及柏舟論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  
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而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  
淺古書之序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為然博雅君子願而修之便詩一因無所關疑不亦善乎

王應麟詩地理考六卷 應麟自序畧曰人之心之與天地山川相通於發見於詩莫不一因無所關疑不亦善乎  
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厚薄見教化之感哀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 四十八

明李本詩說解頤四十卷 徐渭曰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深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深得  
孔氏之遺

李先芳讀詩私記二卷 先芳自序曰文公謂小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焉端臨謂文公不得鄭聲之風一舉而歸之活骨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間

朱謀瑋詩故十卷 黃汝華自序畧曰考李訓注大約於雅韻多合國風多雜如執政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概從淫

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鬱儀說詩原本小序按文武周公以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作者之意蓋柯氏曰以意忘志是為傳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直喜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馮應京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 葉向高序畧曰詩之為比興者其寄情或深於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偶棠棣之兄弟葛藟之親戚蟪蛄之娛樂鴉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為之說舉其物而義可知也海虞馮生詳

疏名物采集經史以至諸子百家神宮小說與天職禮醫卜天文諸書無不蒐列以視李樛之詳解王景文之博聞王應麟之詩考其宏富積聚不啻倍之矣

唐汝謩毛詩微言合參八卷 汝謩自序畧曰朱子格擊小序而後人復左袒漢儒又如呂氏詩記嚴氏詩輯與朱

抗衝挾之數者不無附會矯枉之疑國朝纂錄大全屏燕與朱傳相左者故注疏之說不收而諸家之說亦無所發明

因采擇箋疏疏成此書欲補大全所未備云疏十九

經禮

宋楊復儀禮圖十七卷附儀禮旁通圖一卷 陳普序畧曰大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去無孔壁淹中之出世也秦漢以來十七篇稱高堂生鄭注賈疏十有餘年雖雖如絲而荆舒王氏加踐迹之

舉子不習書史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之狀特力倍於高堂生鄭賈心與周孔類同其勞亦僅不減而已子祥之

書採挈控擿之功累重慶堂之補是雖雖微士冠裳畏祭鄉相見大夫祭嘗皆無恙天子諸侯亦各存一故晦翁前

解刺齋長禮信齋禮得以為依據三十九篇駁駁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歟之者有餘罪典之者

誠有莫大之功也三百之數不可考以圖概之三十九篇疑可得三十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盡

合十九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矣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

禮籍考

四

元教繼公儀禮傳說十七卷 繼公自序曰周公此書乃為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矣當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

實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為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

有周之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股利楛以濟太平者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惡習之不使於己而皆去

之則其鄉之愛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鄭之藏於有司豈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所以不絕如燬而幸存以

至今日也 又後序曰禮古今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祀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夫射小序下也以意度

之此四篇未必無記或有之而亡逸耳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臆慮者也舊各置之於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

經而不致與之雜也朱子作儀禮解經乃始以記文分屬於經又每條之下謂之從簡便子作集說而於此則不能從

也疏十百

明何喬新周禮集注七卷 喬新自序畧曰周禮多錯簡冬官未嘗亡也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嘗見五官中作復

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水嘉王氏次熙亦作周禮訂義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邱氏各有考注四家

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

偽以從古也熙考工記別為卷不敢消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孫琴古周禮釋詁六卷 琴古自序畧曰臨川俞壽翁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雖出五官之中永嘉王氏因之清源邱氏臨

川吳氏又因之國朝舒江何司冠復加易置難若於六官無缺而非聖經之初矣晉安柯氏又以地官逐人屬冬官熙

秋官哲彙氏謂氏亦茨氏蠅氏壺涿氏屢氏六官於考工記而不入其書然鄉屬司徒而遂屬司空抑又詩矣

考工記特以記諸語遂之不附於經則輪與陶治子車廡梓諸人果可發耶宋周翰氏依鄭本為句解猶有未備竊

忘國臨問諸家熟者送之還炳而評之便考鏡補疏十百

黃道周月令明義四卷表記集傳二卷坊記集傳一卷編衣集傳四卷儒行集傳二卷 道周儒行集傳自序畧曰古

未有稱儒者魯之稱儒有道藝之臣伏而末仕者也是首行以待聘待問待舉待取者書也故儒之為當言也易曰雲

上於天當天下所待其當而也而說者以為柔儒故天下無知儒者也天子無儒臣則道義不充禮樂不亂亂賊恆有

天下無儒學則騎慢上陳食部下行寇攘穿登藉於高位而賢人之德業皆熄矣尼故舉十七種以明之先於學問  
吏於忠信而歸之於仁故仁者儒者之質也夫子既知儒之實不疑於名因而求之得其數種皆足以為治其無當於  
是雖習章句而文牘皆小人之儒也彼後之天子猶名考實知人善任為天下得人不如爵祿為賢小使侍不以黜黜  
驗於士大夫故其應舉定取合甚辨則備取諸此也

李輔二禮集解十一卷 輔自序曰禮有三周禮儀禮禮記是也說者謂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而禮記漢儒之所  
辨也慨自三代之後遺秦滅學禮樂先壞其幸存者周官五篇儀禮十七篇而已二經自鄭實注疏之後皆為後儒有  
亂乃取五篇以補冬官之缺而五官中又互有變更儀禮凡記文附在後者取以足經不補之義今志端之於前又其  
所注皆雙鄭實之舊雖多有增損而無所發明惟陳氏後周禮集說楊信齋儀禮圖類得其詳亦非成書輔書加訂  
正凡周禮五官之全文考工記之補亡儀禮十七篇與夫記者之先後次第一復注疏之舊合二禮為一禮名之曰二  
禮而所集之解更考注疏及先儒議論間有文義本屬者藉以己意通之仍從周禮陳氏集說以官名置本會之首  
儀禮楊氏圖以逐節各分逐章之後庶是經無淆亂之病學者無難讀之患 疏百

經春秋

宋趙鵬飛春秋經全十六卷 納制性德曰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失氏未有書別於學官者三馬漢志二十三家隋  
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部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為傳者自啖助趙巨稱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為傳或不取傳  
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為案以經為斷或以傳有乖誤則棄而信經往往任意大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  
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黃氏日鈔見所采不納趙氏之說愜有契於心焉蓋哉夫納于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  
吾心以經明志而無惑於異端則疑貶自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  
公而聖人之志以弗晦焉已

元李康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楊士奇跋曰明修元史時知行簡者無在朝故不得列之史傳始之知者少其於  
春秋不徒能明之蓋煌然有光科目者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

禮籍考

五

陳則道春秋提綱十卷 盱江胡光世序畧曰春秋一經說者無慮數千百家此為隱括諸傳包舉無遺頗於聖人之  
意若滄海之有汗可以濟其涸而極其際至於編中之所本者有諸傳在執讀諸傳以經經之旨而於此編以於經之  
總信所謂提綱者矣

明黃正憲春秋畧附二十卷 謹按正憲論傳公二十八年晉伐曹魏云是時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而今已受圍

晉所以協力排秦者齊秦一國而已而一國之師又未能遽至於是潛掠曹境以搖四國之心聲言伐衛以致楚  
救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政使楚人兩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又論僖公三十二年秦入滑云  
秦雖係頓頭之後然秦禮義尚戰功未免而戎習氣自晉文精其力以勝楚始通盟會抑楚以興秦有拒虎進狼之意  
當其與晉圍鄭兼盟而去已有貌晉英雄之心使秦得志於鄭秦勝長驅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是役也謀洩於滑師  
敗於穀秦師於是敢東下然秦晉聖聖者四五世於是晉力積疲而楚又橫矣又論宣公十二年晉楚戰鄆云楚莊  
強橫蔑視諸侯入陳圍鄭茲敢誰何其威力凌躐十倍楚成且齊召陵之師高約六國為復晉文城濮之戰以待齊秦  
之至今晉景公初立霸業已衰視文公時威力人心消索楚蓋乃欲以林父掩師當虎狼之楚子即今諸將同心三軍  
用命勝負之勢猶不可必況林父節制不嚴計謀不一始感於韓厥分惡罪畢之言繼壞於趙盾致師召盟之請故楚  
師一乘倉猝無措若此則敗者豈可專歸於先穀乎鄆一敗而楚滅者圍宋勢益橫行矣此皆洞見情勢之談也  
渾若水春秋正傳三十七卷 謹按若水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於正故曰正傳如隱公八年秋七月宋公齊侯衛侯盟  
于虛左傳以為禮穀梁以為謹而曰若水正之曰古者天下為公會同之禮制於天子無上命而私盟無道之甚者也  
故書而紀之日與不日史記有詳畧聖人遂因之而不割耳又如莊公五年秋鄭祭來朝三傳皆以為未受王命若  
水正之曰已朝王也史未之傳焉耳觀王命以為小邦可見其朝矣凡此諸儒皆詳說 疏百

經論稿

五子

宋郭汝諧論語意原二卷 真德秀曰意原以其己意而逆聖人之志蓋多得之八指篇謂其傷權臣之得猶痛傷名分  
之紊亂大指與春秋相表裏於于嚴事謂其為人沈厚簡重非魯多君子不能取以為君子於閭韶章謂以攝遜之樂

作於借竊之國聖人蓋傷之於三仁言謂微子之去為去王朝而之國非歸周也若是者不可殫書其言若莫於光儀而末書不合乎義理之正

蔡模孟于集疏十四卷 納利性德曰收堂蔡仲與米子稱其教士不于利祿而問之以聖賢之學非世人所及其子元定李道孫淵伯靜沈仲默曾孫仲覺沈仲節皆隱居者書既而仲覺任安書院院長以謝方叔湯煥薦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仲節旋中進士為諸王教授棧棧遠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蔡氏選逐李道律呂新書仲默書傳最著伯靜易訓解鄧陽董氏載入諸儒沿革中仲覺則有易傳集解大學衍論語孟子集疏河洛探賾續近思錄諸書子所見者僅孟于集疏十四卷而已仲節為之後序稱其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補關道洵有功於集注者矣仲覺被薦嘗疏言教義為萬世帝王心學之本而大雅介人維藩六語為國家守邦要道又請以白鹿洞學規頌天下蓋無愧收堂老人之教而世家學識非世人所能與及也 原十五

經孝經

明黃道周孝經集傳四卷 道周自序卷曰臣釋孝經疑義有五著義十二疑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連文返詁二也責道德而賦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章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疑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鬯鬯養老粉箱冠昏朝聘長於飲飲酒是也 陳有度曰先生書言聖賢學問只是一部孝經今觀集傳以禮記為孝經義疏以孟子七篇為孝經專引其他六籍皆孝是蓋蓋孔子所未教也孫承澤曰淳淵實先生孝經集傳以孝經為經以一戴禮儀禮為疏義錄經宏傳見其苦心讀書疏十六

經樂

吳澄曰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

焦竑曰漢志以禮樂著之六藝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今所傳三種為漢遺書而樂六家不可復親矣黃公大司樂書既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錄於小戴則古樂不復有書而諸史相沿至取樂府教坊詩鼓羯鼓之類以充樂部而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

禮籍考

六

欲與聖經等可又難於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儒者規禮樂崩壞痛為惋惜不知費人之錚錚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蔡林之舞牧豎之吹蒹葭婦之鳴砧悲暗與音會樂固未嘗亡也宋李照胡瑗改鑄鐘磬黃鐘之古韻入房庶蓋深非之謂上古氣與聲樸後世稍相更易而其意尚存金石鐘磬也易為方響竹琴瑟也易為箏笛匏笙也易之以木壎土也變而為殿殿殿而為享貴殿而為木於用亦甚通已第今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慈澤靡吏而一歸雅正非識禮樂之情者不能也

明朱載堉律學全書四十卷律呂正論四卷律呂質疑 戴瑄自序律呂精義略曰六藝缺聲調數術知之者鮮班志文藻足以動人失於辨而非實歷作者或失之疏畧或失之冗瑣舍本存末於樂何益唐書稱志應而遺律宋史據樂末而遺其源蔡元定律書每條所引古人舊說乃經也本也其各條辨論乃得也末也宋志志刪其本讀者不知此

論從何而發雖密猶疏也夫樂者聲音之學也律者度數之學也律與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齊魯轉毛能言詩之義而不知其音文史公律書其最要者末後生鍾分百三十五字耳班固得五音曰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鳴地始生為四聲調也釋六律曰黃鐘者陽氣施鍾於黃泉聖鳥鳴物為六氣元也此書論聲調數術不敢忽也而不不敢飾飾者蓋恐臨舍本存末之樂也 又自序樂學新說略曰漢時費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然則樂經未嘗亡也樂宮之屬凡二十分為三類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為一類蓋大夫士之明樂者而為國子師若伶倫后夔是也禮記所謂大司成疑即此官也樂師疑即樂正也大胥大士也小胥小學長也大師小師皆職職職四官為一類若師職師學師範師等是也周制一命為下士二命中士三命上士四命下大夫五命中大夫此大司樂為中大夫每官有正有副其長若于佐必倍之若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則樂師下大夫四人乃其佐也樂師又有佐焉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又其佐也所撰新說凡四種一曰律學二曰樂學三曰算學四曰音學前二者律書之本原後二者律書之支流所以羽翼是書者也夫算學謂之新說何也如周徑積算求末之類舊則疎而新則密乎方不用商

除立方不顧廣法之類舊則繁而新則簡舊以勾股為末皇明九章新以勾股為首皇明應律此其異也 又總論歌舞曰古人學歌以承之一字為眾妙之門學舞以轉之一字為眾妙之門所謂歌者五聲六律十變萬化舉要言之不

過一氣永長而已所謂壽者三週九轉四綱八目舉要言之不過一體旋轉而已太祖命侍臣熊鼎曰鼎以人聲為主  
人聲和則八音諧斯訓也即舜命夔言也李文容曰永為聲氣之元乃人心之中聲也志嚴嘸校固不能永而粗厲  
猛憤亦不能永必心平氣和不疾不徐不剛不柔然有永聲動於有永處而天地之氣已在我矣按古者天子用八  
佾士用二佾庶人無佾數獨以一人舞周禮樂師掌教圜子小舞所謂小舞以其無佾數獨一人舞故名之小舞非異  
於大舞也朱子曰唐人舞狀有四曰招曰擺曰送其一疑即是上轉蓋招為內轉擺為外轉送為下轉總不外轉之一  
字原十八

經儀注 賦牌

明呂坤四禮翼四卷 朱斌曰寶陸呂叔簡先生論定四禮編輯家養至睦族凡八篇深情至理雖愚夫婦亦當悚然  
動目此人心世道賴以維持豈特翼四禮已哉是書雖與六經並存可也 以上通經

宋車坡內外制通釋七卷 牟楷序身曰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取於喪者良以俗之厚由於喪之重民俗厚而後  
冠昏之禮可行禮親我固所自盡也世降俗流斬衰且莫之盡況期功乎期功之正者且莫之盡況若若降若若若若  
乎安得如先生者出而司風俗之柄即是書而躬行之則變流為濇不難矣 以上附錄

明孫穀古微書三十六卷 穀自序身曰禮有七儷經而行類其文皆刪餘也相傳孔子既述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  
其意則立禮及讖八十一首以遺末世故東漢謂之古學魏晉以降傳為符圖國令人諱轉令人憚至隋而毀遂禁不  
傳自昔為之說者有邇有衷為之注者有鄭有宋一以為起於中興之助張氏之徒皆信仲尼釋以一以為感於  
建武之代俗儒趨時為卷第自轉加增廣惟劉彦和以為事幽僻富有明文章故義暉之原鍾鍾之要瑞孝之符鬼神  
之狀讀者皆取也嘗讀漢代史經籍藝文志空標其目問有存者亦復如聚錦碎聲碎聲亦不勝余於是考其班部推  
其宗旨最其為關蓋曰景而章景而為景而帙既成名之曰古微書雖非本文之後先要亦可以大義微以文律  
準也疏十九

經小學

謹按馬考小學類自訓詁音韻字學各書之後如蘭亭考十七史彙考朱子職掌書皆列今今續輯此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

七

經籍考

門惟訓詁字書韻書以類相從餘如帖字則歸考錄彙求則附類書其有關於養正闡家者皆入儒家類庶分部別  
不使錯雜云 雋竝曰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藝成童而授之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漸而  
小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凡流標正名物諸藝者莫不先之於是而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諺曰日繁三意之  
說始製字法而說文與馬氏是有偏旁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者於是有音韻之學蓋古音六  
乘其虛明辨之以適用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又廢世儒求拾經籍格古作為小學以補亡夫音人所歎為數  
可知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數可知而義難曉孰知不得其數則影響空球而所謂求者何可知矣

宋羅願爾雅翼三十二卷 都穆序身曰爾雅周公書也昔之志藝又者附於孝經志經籍者附於論語皆所以尊經  
也唐四庫書目始置之小學之首至宋邢昺等奉教為疏爾雅遂復與諸經並列由周而後作者漢孔融有小爾雅魏  
張揖有廣雅宋陸農師有埤雅爾雅翼者宋知州州新安羅公端良所著也是書也出後於陸氏而考數名物援引百  
家其博洽視陸氏殆又過之惜史闕公傳文獻通考亦不載其書非其裔孫文殊易能使其晦而復傳耶

宋郭忠恕汗簡三卷目錄錄一卷 忠恕自述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行書作行書狂而  
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謹按馬考字載佩韻三卷宋及汗簡  
明魏校六書精蘊六卷音釋一卷 錢曾曰此於六書之學詳考極佳尚是徐元樞字寫篆本後附莊渠先生親筆書  
四紙亦筆目中一古物也

趙楸謙書童習言一卷 楸謙自述身曰自許叔重以來以同意相受考老字為轉注法依聲託事令長字為假借其說  
既興康成以之而解經源伸以之而成畧遂失假借轉注之本指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之是謂轉注宋張有曰轉  
注者展轉其聲注釋他字之謂也假借者不轉讀而假借為他用之謂也近世程端禮謂轉注為轉聲假借為借聲皆  
足正考老之誤

楊慎轉注古音卷五卷 慎自序身曰六書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是也六書以十分計之家  
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家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聲

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辨注無如也源仲六書考論假借極有法則至說轉注之義則誤以千里矣源十一

史編年 謹按為考史部有正史編年起居注雜史傳記偽史霸史史記故事職官刑法地理時令譜牒目

錄十四門本隋史藝文志舊法參宋中興以前諸志而為之分類亦為確實金縢馬氏之書志仍其目惟起居注則改

為詔令表議偽史霸史則改為載記僅從四庫全書之例稍為變通云

元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本紀三十三列傳二百六十五 托克托等奉敕撰 王圻曰初元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禮

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順帝至正三年命托克托為都總

裁特穆爾達實張昺嚴啟陽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遵金為載紀或又謂遵

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而後當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者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遵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

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持論不決詔遵宋金各為史凡再開歲書成上之舉例論贊表奏多五屬筆云

邊史一百十六卷本紀八列傳四十三 托克托等奉敕撰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本紀四十九列傳七十三 托克托等奉敕撰 顧炎武曰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之筆亦頗可觀

然其中多有重見而涉於繁者

明元史二百十二卷本紀九列傳九十九 宋濂等奉敕撰 顧炎武曰元史不出於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

十二月詔修元史中書翰林樞密錄事之士獨起屢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於一時一人而宋濂與趙亦難

免疎畧之咎矣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外誤其書留中不傳 謹按元史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字者有

一人兩傳者天文志既載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宋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又諸志皆景牘之文並

無館范俱詳顧炎武曰知錄 右正史

金履祥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 謹按金履祥自撰後序謂既編年表例須表類故別為舉要三卷原本凡所引

經傳子史之文皆作文書性訓釋及案驗則以小字夾注附綴於後其後浙江重刻之本列舉要為綱以經傳子史之

文為目而訓釋仍錯出其間又或以此書冠於通鑑綱目之首題曰通鑑綱目前編乃後宋所改名並非其舊 右編

欽定續文獻通考節 卷二十 總籍考

年原十一 史超齡 謹按馬考於正史編年外特立起居注一門而實錄日歷詔令等悉類叙馬考宋代以下起居注實錄

日歷並皆散佚無可登載今從四庫全書之例改為詔令奏議

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謹按馬考原例以詔令併入起居注已載敏求所撰唐武宗以下實錄一百四

十八卷而是書獨遺

明詔令二十一卷 不著編輯者名氏 謹按是書自明太祖至世宗嘉靖十八年止蓋嘉靖時人所為 右詔令

明黃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謹按是書乃永樂十四年黃淮楊士奇奉敕編自商周以迄宋元分六

十四門

唐順之石編四十卷 謹按是書所錄皆歷代名臣論事之文與黃淮等所編歷代奏議體例相近並附於此

姚文蔚石編補十卷 右奏議 六十一

史雜史 謹按雜史肇於隋志馬考因之惟陳孫岳書錄解題則立別史一門以處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

史者義例誠善然馬氏雜史類既列宋三朝志雜史部卷總數於前復列宋中興志別史部卷總數於後又目內所載

如東觀漢記及高峻小史蘇轍古史之類亦即可列於別史則其書尚屬相近今沿馬例雜史別史仍舊一門

宋李綱建炎時政記三卷 趙希弁曰所編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至八月十八日事

羅泌路史四十七卷 泌字長源廬陵人軌道中書成行世

金趙居信蜀漢本三卷 朱彝尊跋曰明乎陳書不忘蜀漢之本心而後可更作蜀漢之史若信都趙氏蜀漢本末

一書其持論謂善述魏於正統抑昭烈為僭國視之與孫權同科是於三國志未嘗挈其長短則其用意之深徒因綱

目書法而作者也試取書之書法一表出之則不特魏以正統昭烈非僭國與孫權殊科均然見矣

元郝經續後漢書九十卷 經自序曰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史也漢亡壽嘗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不與魏稱稱之

曰蜀郡為僭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查其綱維故稱號議論皆失其正哀帝時梁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書春

秋謂三國圖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權讓爲夏草草冒而漢始亡上疏請起魏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祐中文字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書書稱其缺漏辨其并錯精力雖勤而亦不能正統體居南北隋唐五季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實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僞至賡唐先生宋喜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宣武之元年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書經嘗問縉紳先生餘論謂書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宋登寶位通好兵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稿殺凡起漢終晉以夏書著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殷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判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篡承正統魏吳爲僭僞十三年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疏曰續後漢書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孟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明善清秘史一卷 朱彝尊跋曰紀國事者大約感於齊東野人之語尤甚者從亡遺筆致身錄也史陽善清撰秘史稽之古牘以證其非幸書成於致身錄未出之前顏猶信程濟爲有其人則亦非信史矣

陳邦瞻采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 元史紀事本末四卷 坤十三

史博記 謹按馬者傳記一門最屬難撰王琦續考漫無別擇尤爲汎濫若郭鄉道志藝文夏分目十三又嫌瑣屑今從四庫全書之例先聖賢次名人次總錄次雜錄次別錄以類爲叙總曰傳記至通鑑金本無著錄則從其闕

宋朱子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謹按馬者傳記類上作朱子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未載此書今補入

宋大廷名臣碑傳琬珠集一百七卷 謹按大廷序作於紹熙甲寅則光宗時人

宋端儀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 葉慶昆陸忠義祠錄四卷附錄一卷慶陵人品紀四卷

徐威名臣言行錄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 李原祥符鄉賢傳八卷祥符文獻志十七卷源六十五

史載記謹按馬端臨通考有霸史偽史一門考阮孝緒七錄始立偽史隋書經籍志改稱霸史而馬氏則兼用二

欽定續文獻通考節

卷二十

經籍考

九

名其曰霸曰偽乃指當時僭者而言若非偏方割據者之所自作即不得概以此目之今所存者大抵後人造記爲多四庫全書並東觀漢記晉書之例編平林下江地人宋體列爲霸史又晉書附錄十六國亦云載義甚允故亦微此而改馬氏舊名

元黎削安南志畧二十卷 謹按朱彝尊跋稱削內附後者蓋乃撰此志程鉅夫元明善許有壬龍仁夫歐陽玄皆爲之序於山川風土人物書命詞章之類能一詳悉之今考是書所紀安南事實與元史列傳多有異同正可互相參證是雖地志之流實可以補外史之數

明鄭麟趾高麗史二卷 謹按朱彝尊跋稱高麗集有書題跋稱明景泰二年高麗使臣鄭麟趾進於朝凡一百三十九卷其體例有條不紊此本上世係一卷后如列傳一卷蓋非完書也

朝鮮史畧六卷 元一名東 不著撰人名氏

李文鳳越嶂書二十卷 朱彝尊跋曰安南自元黎削轄志略後又百餘年建置沿革廢弛之由未成書紀載文鳳特爲詮次有倫有要外史邦國之志斯稱善矣 元十六

史攷辨 謹按龔公武續書志曰鈔節之舉不行而論說者爲多致摘論史者爲史評而廢史鈔此晁氏自叙其書云爾要之評鈔亦相爲表裏缺不爲漏備不爲贅故考馬二者皆載而不復區分今從四庫全書之例仍分爲二並列一門

明許浩宋史關幽二卷元史關幽一卷 謹按宋史關幽浩因與邱濬讀宋史而作元史關幽則取續綱目所書而論斷之此與作通鑑綱目前綱之許浩同姓名又同時實各一人也

朱明錦史料 謹按是書考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抵牾者自上三國下迄元史每史各爲一篇

張自叙二十一卷 謹按此書每史一卷各料其失而斷以己意然未能一一核其虛實究其異同也 以上史評

欽定續文獻通考圖纂卷 謹按是書凡圖二十有七上起三皇下迄明之神宗各以世界地域列而爲圖亦便於讀史

者之身檢今附入史鈔原十七

史故事

謹按故事之屬有通制有典禮有刑計有軍政有法令有舊是凡以國政朝章六官所職者並入新類今續通考故事一門條目雖多部卷甚少是以不復分列至職官刑法舊本別出仍從其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二百四十八卷 朱彝尊曰宋崇文總目當時撰定諸儒皆有論說凡一書大義必舉其綱法至善也其後若即齋讀書志善書題解等篇咸取法於此故雖書有亡失而後之學者覽其目錄猶可想見前書之本未為乃夾漆鄒氏謂每書舉條目自見何用一更為之說於是紹興中改定此書僅存其目悉去論說書之散佚者學者遂無由知撰述之本旨矣章而尚存其概則鄧陽馬氏之功也

明會典

一百二十八卷 宏治十年奉敕撰十五年書成正德四年重校刊行

王圻續文獻通考

二百五十四卷

黃履復曰王圻續文獻通考始宋嘉定後暨遼金元迄明萬曆凡二十四門卷依

馬氏前者又並以節義書院氏族六書通說方外等門

謹按朱彝尊謂王圻續文獻通考續鄧陽馬氏之書乃中間有卷帙者十一二而巳累之世次之後先紊亂名字之稱謂錯雜典籍之篇目重複其牽率為已甚矣王圻此書

誠有如彝尊所譏然若述之難馬端臨自序卓詳言之王氏雖疎而其中可據以拾遺者亦復不少分別觀之可也

徐學聚明朝叢書

二百卷

馮應京經世實用編二十八卷 陳龍正救荒叢書七卷 城十八

史無官刑法

明着彙編垣人鑑

十七卷附錄一卷 呂坤明職一卷

明史藝文志刑法類

四十六部五百九卷 謹按馬考據隨書經籍志稱刑法有律令今有格有式今從其例編為刑法一門云

宋宋慈洗冤錄

二卷

明律

三十卷 明太祖時官撰

吳訥詳刑要覽

二卷刊訂案陰比事一卷補遺附錄一卷 謹按案陰比事為宋柱萬筆撰而訥刑補之萬筆鄧縣人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

禮籍考

由餘十尉任至朝散大夫直寶章閣知常德府仿李瀚棠表體取古來剖析疑獄之事情括以四德語而自為之註凡

一百八十四條至明景泰間訥以其徒胡聲韻對偶而叙次無義乃乃存八十條以事之大小為先後不復以叶韻相

從其註亦少為繁覓又為補遺二十三事附錄四事別行一卷 城十九

史地理

謹按馬考地理一門編排無次王圻續考義雜尤甚今從四庫全書之例首總志次都會郡縣次河渠

次邊防山川次古蹟次雜記次遊記次分類錄之

宋祝穆方輿勝覽

七十卷 謹按元岳璠等所修大一統志最為繁博明意茲經籍志載其目為十卷今已散佚無存

謹識於此

明一統志

九十卷 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賢等奉敕撰

鄒子章郡縣得名

二十六卷 曹學佺輿地名勝志一百九十三卷

朱紹本吳學儼朱國達米國幹同撰地圖錄要

古今輿地圖 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總志 城十七

宋陳武江東地利論

一卷 江表邊防控扼形勢圖論一卷

明胡宗憲籌海圖編

十三卷 魏煥元邊考十卷

鄭若曾曾海防圖論

一卷萬里海防圖說二卷江防圖考一卷鄭開陽雜著十一卷

蔡逢時溫處海防圖略

二卷 謹按是編紀明季倭寇出沒溫處間備載地圖船械以及戰守護練之法

鄭錦蕙海軍編

十卷 海防圖論一卷 以上邊防

明鄭若曾日本圖纂

一卷朝鮮圖說一卷琉球圖說一卷安南圖說一卷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

三卷 李言恭都蔗日本考五卷

張燮東洋考

十二卷 文儒略職方外紀五卷 以上外紀 城十一

史時令

諸條目錄

明盧翰月令通考

十六卷 馮應京月令廣義二十五卷 右時令



庚用賢高及錄二十二卷 謹按是書排纂事書以類為編以姓為目如章定名賢以族言行類稿之例古諸儒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 謹按振孫此書以唐代典籍分為五十三類各詳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  
題其得失故曰書錄解題馬氏經籍考據此書及見公武讀書志成編然讀書志世有刻本而此書久佚惟永樂大典  
尚載其完帙今加校訂釐為二十二卷者錄四庫全書詳識於此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四卷 錢溥秘閣書目四卷 葉燾景范堂書目六卷

史藝文志不載其名諸家書目亦未著錄惟文淵閣書目有之然世無傳本僅見於永樂大典中為編者卷首錄三  
寶刻類編八卷 不著撰人名氏 謹按是書所載上自周秦迄於五季並紀及宣和靖康年號知為南宋人所撰

子總 謹按馬考子類凡二十門蓋本諸列史藝文志而列史又本劉向輯錄者也顧如名家書家殿後世  
鮮有專書即馬氏所收每門亦自無幾今從四庫全書之例闕之餘皆依類詮次惟譜錄一門馬氏所無其序農家引

宋三朝藝文志謂殖物寶貴者譜錄者亦佐助衣食之源故感見於此然酒經醫譜入農家似於體例究為未洽況  
宋以來著譜錄者取類尤繁數難比附今亦從四庫全書之例增入此門列於農家之後共一十有八門曰儒家曰道

家曰法家曰雜家曰小說家曰農家曰譜錄曰天文曰推算曰五行曰占筮曰刑法曰兵家曰醫家曰神仙家曰釋家  
曰類書曰雜藝術

子儒家

宋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 張載字子厚書疏見宋史道學傳

朱子延平問答一卷附錄一卷 謹按朱子於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將赴同安主簿任往見李侂於延平始從受學紹  
興三十年又同安任滿再見侂僅留月餘又聞高宗而侂沒計前後相從不過數月故書札往來問答為多後朱子輯

而錄之又載其與劉平甫二條以成是書朱子門人又取朱子平昔論定平語及答文行狀別為一卷題曰附錄明非  
朱子原本所有也侂字處中劍浦人事蹟見宋史道學傳

朱子雜學辨一卷附記疑一卷 謹按朱子傳蓋斤當時諸儒之雜於佛老者凡數載易傳十九條蘇轍考子解十四  
欽定續文獻通考節

### 卷二十一 經籍考

條張九成中庸解五十二條呂希哲大學解四條皆摘錄原文各為駁正於下記疑之作以程子門人記錄師說有傳  
以己意連致流入二氏者亦摘錄而與之辨凡二十條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謹按朱子語類見於藝文志者有葉味道所編本又王坊續考載書上載亦有文  
公語類靖德莫編成於度宗咸淳庚午訂正并謄刪除重複較他本特為修正

真德秀大學衍義四十三卷讀書記六十一卷政經一卷 謹按馬考經類載真德秀西山讀書記三十九卷其引陳  
振孫云其書有甲乙丙丁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蓋振孫推見初行之本故云然今世所傳明時舊刊

本中多乙記二十二卷乃德秀門人湯漢所繕刊序稱讀書記惟甲乙丁為成書此與通考所載究闕不同理直著錄  
今從四庫全書之例列於子類其政經一卷德秀再序泉州時所者在理宗紹定五年蓋晚年之作亦振孫書錄解題

中所未載故通考弗錄也

明曹端大極圖說達解一卷通書達解一卷西銘達解一卷夜行燭照數 明史儒林傳曹端五歲見河圖洛書即  
畫地質之父及長真性理務實踐而以靜存為要講求儒書數曰道在是矣嘗言欲至於聖人之道須從大極上立根

脚又曰為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又曰孔顏之樂仁也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淵不違仁而不改其樂程子  
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馬性即理也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

一初伊洛諸儒明道伊川後劉駒李籲輩身及二程之門至河南許衡洛陽楊鳴鶴諸道門北方之學者翁然宗之明  
興三十餘載而端倡明絕學論者推為明初理學之冠 謹按端以其父好釋氏乃求經傳格言切於日用者為夜行

燭一書進之謂釋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又從之其書分類編輯為目十有五  
邱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朱子學的二卷 章懋煊山語錄一卷

王守仁傳習錄一卷 黃宗羲曰先生反求諸心而得所性之覺曰致良知良知為知致良知即行也特與朱子之  
說不無抵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象山遂疑先生或出於程章且致良知乃因明而誠以人合天之謂其主禪違矣

先生之言曰良知即獨知其與朱子抵牾處總在大學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

格致為誠意必有分合之異其所慎慎獨一關因明致誠以進於聖人之道則一也先生門人編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者其淵源分合之故亦可觀云

魏時亮大儒學粹九卷 謹按是書取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陸九淵瑋璋陳獻章王守仁九家之言人為卷呂坤呻吟語六卷 謹按坤呻吟語乃其晚年定本較初刊之本彌為簡要云

黃道周三易洞璣十六卷榕壇周書十八卷 鍾人傑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原一十

子法家謹按馬考仍班志之例輯法家而又於史類別立法一門蓋以法家者流義取信實必罰如管寧諸子之書大旨雖主嚴峻而法之所該自廣要不算論乎刑名至於刑制及明慎用刑之道則別詳於刑法門中國非複出也後世祖述管韓諸書者傳世甚少故宋史明史之藝文志俱不載法家今依馬氏之例輯此門擇其有合者列馬

明劉續管子補註二十四卷 朱長春廣畧曰管子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但全書多雜大率偽作法如四維四順雜則為急欲必誅財如倉廩不食乘馬雜則為股削龍斷兵如七法幼官雜則為設投權奇故其書有春秋之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自經言外內言十二短言區言十七雜篇十九輕重全於偽矣乃自矜知章初無甚恒劉氏所定又甚夏往往多舛礙諸蓋其輕重弗論庶其也於管子

朱長春管子權二十四卷 長春自序畧曰嘗讀內外傳管子行事畧具經國寄筆於畧乃內匡多欲之君而四伐九會帖然大服官區區富強名法數術效不至是令詳覽幼官五行內之文當于道法之文而其書則道法之雜也特取徑小耳聖人所以病其窮小病其任道之用小也故桓公王霸之內當于道法之文而其書則道法之雜也

門無子韓子評二十卷 謹按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寓行君子源一十

子雜家 謹按馬端臨因班志之例立雜家一門其說則班固所稱雜家者流出於讓官兼儒墨名法知國體之有在見王治之無不貫此雜家所長也要之漢以後名家眾家之屬絕少專書其有出入經史泛濫百家旁及乎名物象數之細者俱得以雜家目之馬氏所載不敵小說家之半南來以求厥類滋多今從四庫全書例析而為六曰雜學曰雜考曰雜說曰雜品曰雜纂曰雜編以次採撰如左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二十 總籍考 十一

明劉基離離子二卷 徐一夔序畧曰郁離者離為火文明之象言用之則其父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也王禮青嚴叢錄一卷危辭一卷

蘇伯衡空同子齋說一卷 謹按李夢陽亦著空同子與此同名實兩書也王遠筆晴二卷 唐順之曰是書大半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賞懲忿窒慾之緒言亦往往而在皇甫仿百泉子燭論一卷 謹按是書凡一篇曰原墨二曰罪言三曰非俗四曰詭士五曰刺飲六曰慨禮七曰詒

威八曰知難皆為時弊而發其詆臺諫諍言甚且漢漢泉補訂然子一卷 謹按是書成於崇禎壬午雜取左國晏趙春秋諸書為之凡四十篇又叙畧一篇大旨以勾踐之復伯起衰救急事在人自為之自云釋忿之作是也 以上雜學

明楊慎丹鉛餘錄十七卷續錄十二卷摘錄十三卷總錄二十七卷 張存紳雅俗稽言四十卷原一十

宋沈括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 謹按沈括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已見馬考其補續二種未載周密齊東野語二十卷志雅堂經鈔一卷 謹按齊東野語中考古古義皆極典核而所記南宋舊事為多密本濟南人其曾祖偁從南渡因家吳興之弁山自號弁陽老人然其志終不忘鄉國故自序中述其父之言謂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而密亦自署思山書中又有暑華不注山人書以齊東野語為名從父志也志雅堂經鈔則與其所作

雲烟過眼錄癸子雜識諸書互相出入而詳略稍疑為初起之稿本經後人更綴而成者耳明曹昭格古要論三卷 謹按是書分十三門於古今名玩器具之真贋優劣皆能剖析纖微又詰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無不釐然頗為賞鑒家所重原一十

子說 謹按馬考仍班氏列五小說一門其言曰閭里小智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易完狂夫之義也信哉斯言弗易已今從四庫全書例析為雜書異聞瑣說三者而號名之曰小說家凡二卷其餘刺繡他書別標名目者汰而弗錄以避複會焉

周密齊東野語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別集二卷

明高宗儀穀耕錄三十卷 謹按是書載元時朝野舊事頗裨史學

王世貞臚不厭錄一卷 以上雜事原十百

子職錄 謹按漢班固謂農家者蓋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達于唐志著錄取類斯雜馬瑞臨已議其非今祇擇其應列於農家者按時代輯入而別增詳錄門次於後馬

元農桑輯要七卷 元世祖時官撰頒行本 謹按是書前有至元十年翰林學士王磐序稱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專以勸課農桑為務行之五六十年功效大著農司諸公文虛播種之宜蠶織之節未得其術於是備求古今農家之書採其切要纂成書錄為版本進呈將以頒布天下攷元史稱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崇本抑末於是頒農桑輯

要之書於氏即是書也書凡八分典訓耕墾播種栽桑蠶桑果實山木藥草等章十門

王禎農書二十一卷 謹按是書凡農桑通訣六種詳四農器圖十二海國之末係以銘贊詩賦所載水器尤於實用有裨

明周王楠救荒本草二卷 謹按明史稱楠好學能詞賦以國士坦行庶草蕃庶考核其可佐飢饉者四百餘種繪圖上之即此書也

徐光啟農政全書六卷 謹按是編總括農家諸書聚為一集凡農本三卷田制二卷農事六卷水利九卷農器四

卷樹藝一卷蠶四卷蠶桑廣類二卷種植四卷牧養一卷製造一卷卷政十八卷別有陳子龍輯補本四十六卷子龍所作凡例稱刪者十之三補者十之二今祇有傳鈔之本要不及光啟原本之詳悉也

熊三拔泰西水法六卷 謹按是書成於崇禎萬曆壬子皆記取水蓄水之法

沈氏農書一卷 謹按是書成於崇禎末沈氏為湖州人故述皆吳中土宜法 右農家

明鄧玉函奇器圖說三卷 玉函西洋人徵嘗詞西洋奇器之法於玉函玉函以其國所傳文字而口授之乃譯為是書 右鐫錄原十百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二十一 經籍考 十三

故馬者稱隋唐已不能知其名義無由以後來所著之書續立此門也今仍分天文推算五行志筮形法五門以符馬氏之例

宋王應麟六經天文編二卷 謹按是編夏六經之言天文者以易書詩所載為上卷周禮禮記春秋所載為下卷

明劉基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二十四卷

李之藻澤益通圖說二卷圖容較義一卷 梅文鼎訂補澤益通圖說略曰澤益之器以益大之法代澤天之用

其製見於元史札瑪里非所用儀器中篇載為肩輿道術流入西方狀本書黃道分星之法尚缺其非故此器甚少益

無從得其制也茲為完其所缺正其所謂可以依法成造云之藻自序圖容較義略曰凡原有形惟圖為大有形所受

惟圖至多渾圓之體難名而平面之形易析試取同周一形以相參攷等邊之形必鉅於不等邊之形必鉅於少邊之形最多邊者圓也最等邊者亦圓也析之則分秒不滿足知多邊聯之則圭角全無足知等邊不多邊等邊

則必不成圓惟多邊等邊故圖容最鉅曾經利公孫柳陽研研天體因論圖名括出義次為五界十八題借平面推立圖設形以徵揮體

徐光啟測量法義一卷測量要同一卷句股義一卷

利瑪竇乾坤體義一卷 謹按利瑪竇於明神宗時航海至廣東是為西法入中國之始 右天文

宋泰九韶數學九章十八卷

利瑪竇譯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六卷 謹按此西洋人歐几里所撰利瑪竇口譯而徐光啟筆受之書也 右推算原

宋將鑑論斷十卷 舊題戴少望撰 謹按是書敘輯士卒器用兵者始於孫武終於郭宗翰凡九十三人每人之下皆以一語標目評其得失大抵多為南渡時事而發

子兵家

十

許洞度鈴經二十卷 謹案是書卷首有洞進表及自序共二百十篇大都彙集前人之說而參以己意惟第九卷所載飛鵝長虹重履八卦四陣及飛龍卷諸圖為洞自創耳

李舜臣江東十鑑一卷 謹案是編蒐輯江東戰勝之迹上起三國下至六朝共得十事皆先叙其事次加論斷大旨為高宗南渡備據 隅而發明姚廣孝等編輯永樂大典時錄是書又復遺就其說不知明太祖之得天下實起於江北與漢高祖略同成祖即位終於北遷則金陵之不為勝地明矣奈讀 皇 上御題綜括南北之大勢洞燭往古之得失用以開辟臣之虛說揭廣孝之私意實足為萬古定評非尋常管蠡之見所能窺測也永樂大典亦有地圖刻本無之

明龍正八陣變合圖說一卷 謹案正德中姜陽藍章巡撫四川駐兵漢中遣人至蜀復江圖八陣臺石正時在臺幕中遂推演為圖說刊於蜀中

王瓊北邊事蹟一卷 西番事蹟一卷 謹案瓊在嘉靖初總督三邊邊務因集思代守邊得失及所條奏表疏合為一書西番事蹟 卷其出討土番番所作

曾允儒輯振機經三卷 振機經十五卷 謹按是書自戴風后古文一十九字火載太皇壇衍三百六十五字次載宋阮道所撰李銜公問對中六十七字採輯諸家註釋於術術風雲陣陣皆為圖八卷又以孫子十三篇為子六篇為振機經孫子輯諸家註釋八十三卷吳子惟用劉寅註八卷按王世貞序稱此山明齋王氏與念菴羅公荆川

唐公因倭變力研躬之而以其說盡授之曹川曹君云 鄭若曾江寧經略八卷 謹按是編為江南倭患而作兼及防禦寇寇之事八卷之中每卷又各分上下多一時權宜之計福建林圀為應天巡撫為評而刊之

戚繼光練兵要紀九卷附雜集六卷紀效新書十八卷 謹按隆慶二年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蘭州昌平保定三鎮上疏請浙東撤故手鐵子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訓練乃輯其練兵實政曰練伍練膽氣練耳目練手足練營陣練將其附載雜集一儲將通論一將官到任三登壇口授四審器制解五車步騎解其初到鎮有所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二十 經籍考 十四

云敵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此書標曰實紀微實用也又其登壇口授云時維庚午夏六月而請刊此書移文云擬定教練已經二年今將條約通集成做則書成於隆慶五年辛未矣紀效新書乃其官浙江參將練兵備倭時作首為請訓練兵移三篇次為或問其下十八篇曰東伍曰標令曰陣令曰諭兵曰法禁曰比較曰行營曰操練曰出征曰長兵曰牌先曰短兵曰射法曰參經曰諸器曰旌旗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圖而為之說皆閱歷有驗之言故曰紀效蓋繼光為將精於訓練傳稱其在鎮十六年邊備修整關門晏然所著書說兵者皆遵用之則非泛撫臨略常談者比也 原三十三

子醫家 宋嚴用和濟生方八卷 吳澄古今通變仁壽方序曰世之醫科不一惟有所傳授得之書試者多驗予最嘉慶氏濟生方之藥不泛不繁用之頗有利益其方乃平日所嘗試而驗者也

楊士瀛仁齋直指二十六卷附傷寒類書活人總括七卷 金劉完素素問元機原病式一卷宣明方論十五卷傷寒直格方三卷傷寒標本法法類聚二卷 金史方技傳略曰完素嘗遇異人陳生飲以酒大醉及寤問達醫術以扁鵲多岳說乃法原病式一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肝

腎為主 張從正儒門事親十五卷傷寒心鏡一卷 李杲內外傷辨惑論三卷脾胃論三卷蘭室秘藏三卷 杲自號東垣老人幼好醫書捐千金從易州張元素學盡得其傳當時以神醫目之所著書多傳於世

元王好古醫心方二十卷此事雖知一卷湯液本草三卷 其學出於李杲又嘗受業於張元素

朱震亨格致餘論一卷局方發揮一卷金匱鈎元三卷 黃虞復曰彥修從許文懿學所居在丹溪學者稱丹溪先生

明周定王樞普濟方四百一十一卷 明宗素傷寒論一卷 謹案是書載河間一書皆采劉完素之說以駁東垣南陽活人書

明宗素傷寒論一卷 謹案是書載河間一書皆采劉完素之說以駁東垣南陽活人書

明宗素傷寒論一卷 謹案是書載河間一書皆采劉完素之說以駁東垣南陽活人書

明宗素傷寒論一卷 謹案是書載河間一書皆采劉完素之說以駁東垣南陽活人書

明宗素傷寒論一卷 謹案是書載河間一書皆采劉完素之說以駁東垣南陽活人書

汪機讀素問鈔九卷鍼灸問對三卷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運氣勿覽三卷痘證理辨一卷附方一卷 機精通醫術治病多奇中興吳縣張頭柘縣李可大常教緝布雅齋名

李時珍本草綱目五十二卷奇經八脈考一卷湖湖旗學一卷  
王肯堂證治準繩一百二十卷 本傳略曰肯堂好讀書尤精于醫所著準繩該括粹世競傳之 肯堂自序略曰余銳志醫學採取古今方論參以郵見而命高生隱於弟錄之先成雜病論與方各八巨帙

繆希雍先醒齋廣筆記四卷神農本草經疏三十卷 宋國預鴻幢小品記天啟辛酉國預患膈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布雅用錢子五錢飲之即止亦可見其技之工矣

張介賓類經三十二卷景岳全書六十四卷 葉秉敬序略曰景岳治病一以內經為主但恐內經資於自用而不能與天下共用乃著類經三十二卷釐為三百九十條益以圖翼十一卷附翼四卷輝精極微有功於軒岐大矣原十四

子類書 謹按舊唐書以前之志但有雜家而無類書其以類書別為一類者自唐書始吳公武謂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為其學淺深之候類書之起當在此時今攷分類編纂之書實始於洪武之言良信謹依馬考例

精密淵深區分臚列靡所不載凡二百四卷總以二十一門析之為二百四十錄類緝珠分門隸事與諸類書略同惟以數為綱而以所統之目係於下則應麟之稱例

二百十二卷事必有據言必有徵益防杜氏通典之例  
明王圻三才圖會一百六卷 謹按是書類諸書圖譜為一編凡十四類  
唐順之荆川雜編一百二十卷 謹按是編仿章如愚山堂政索之例皆萃群言區分類聚始之以六經終之以六官

六經所不能盡則條次九流諸家之學術凡為類二十有七六官所不能盡則駁之以史傳凡為類二十有五云爾  
欽定續文獻通考節 卷二十 經籍考 十五

明徐元太喻林一百二十卷 謹按是書採摭古人說譬之詞彙為一編凡分十門五百八十餘類歷二十餘年而後成  
章演圖書編一百二十七卷 謹按是編取左圖右書之義凡諸書有圖可致者無不彙輯而為之說明人圖譜之學

惟此與王圻三才圖會為巨擘然坊書門頭屑不及潢書之有體要  
劉洪訓玉海纂二十二卷 陳子壯經濟言十二卷源八十七

